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四月十日　　·每份售三萬元·

第四卷　第七期

專論

只有兩條路 樊弘

夢魘的覺醒？ 潘光旦

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與國際和平 李浩培

倫敦通信

美援與英國外交 田汝康

書簡

擬「J.馬薩里克遺書」 蕭乾

觀察通信

國大畢竟召開了 觀察特約記者

陳辭修去矣 觀察特約記者

爛汚東北 觀察特約記者

北大「三.二九」前後 觀察特約記者

人物及事業

鄭兆良和積鐵 費孝通

文藝

一顆微妙的心 袁昌英

觀察文摘

論政治上的新病態 浩然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平：四十七萬元

航掛：六十萬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

第一卷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

第二卷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

第三卷下冊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八萬

郵費：掛號每加二萬

航掛每冊十七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三千萬元

普通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¼面 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一年之間

編者先生：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過來了！一般空氣很緊張，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靜。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了似的。大家問的是「來了會怎樣？」一年之間，變化之大，可以想見。

黃文通　三月二十六日　北平

咄咄逼人

編者先生：上週立法院例會討論特種法庭組織法時，一部分立委表示反對，詳見報載。不意孫院長竟謂凡不贊成該案者，就是同情共產黨，同情共匪者可以退出去云云，聲色俱厲，咄咄逼人。查一部分立委之反對該案，純係站在法律的立場，而並不參與任何政治的成份在內。因爲既欲實行法治，則除普通法律及普通法庭外，不應再有其他任何特種法律及特種法庭。立法委員站在法律地位發言，實極正當。孫院長強欲以法律遷就政治，實已失去法治精神。

抑有進者，查立法院會議，雖由立法院院長爲議長，而發言權實以立法委員爲限。立法院長並非立法委員。（行憲以後之立法院長係由立委互選，目下之立法院院長係由國府主席任命）。立法委員發言，係就其本人議席起立發言，立法院院長僅在主席台上有其座位，委員席中並無其席位。故立法院院長之職責僅在主持會議，支配議程，維持秩序，院長本身並無發言參加辯論之權。故孫院長就該案發言，亦於制不合。

張雲平　三月三十日　杭州

長春徵兵，惠及獄囚

編者先生：東北戰局在一面倒的情勢下，只剩兩大孤點，國軍方面的兵源糧源俱已枯竭萬分，這使得戡亂英雄們焦頭爛額，束手無策。過去雖曾實施壯丁可以騾馬代替，糧源由土匪接應，但也收效不多。不料却有情急生智的謀士，如最近長春行政當局向「東北剿總」獻策，要把監獄中的所謂「軍犯」罪囚施以感化，使之從軍，以便撙節囚糧而闢兵源。報載此一建議，已蒙採納，並通令東北各省市（按東北各省市云者卽今日搖搖欲墜的長瀋二大孤點而已）一體遵行云。

賈子心　三月廿三日　長春

（附三月二十三日長春中央日報一份以爲證明）

台灣人民看憲法

編者先生：現在算是「行憲」了，但是在這戡亂第一軍事第一的局勢下，最最「違憲」的往往是政府本身。在戰區固然無法無天，政府人員爲所欲爲。在這裏號稱最「安定」最上軌道的台灣省，軍事機關無法無天，根本無視所謂「人民的自由」。試舉一個最實在的例：聯勤總部台灣供應局和台灣某大企業公司訂購一批木柴，因爲該公司交過一批貨後，便交不出貨，於是這位供應局的局長便把該公司的副經理陸費樹華，非法羈押起來，關押在供應局軍法室的拘留所內，迄今近一個月，非要他交出貨來，否則一直押下去，我是一個台灣省人，過去在日本學法律的，從法律上看，中華民國的堂堂憲法，載明「人民不受軍法審判」，而且卽使有犯罪行爲，偵查機關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一切法律、命令、條例、與憲法抵觸者絕對無效，這些都是憲法明文規定的。查陸費君係一商人，依法自不得受軍法審判，況且聯勤總部台灣供應局不過是一個供應機構，他的軍法室祇能審判所屬官兵，有什麼根據來拘押審判一個平民？卽使該商民延交貨物，也該移送法院辦理，豈能一味瞎押！據說台灣商界向該局局長李進德抗議，李進德推說是依據國防部的命令。這種軍人違背憲法，公然侵害人民身體自由的違法行爲，而政府可以充耳不聞嗎？在這台灣，發生這種可笑可恥的事，使我們台灣人明白國民政府的憲法是怎樣一回事啊！

林建勳　三月卅一日　台北

小學生與國代

編者先生：湖南臨湘昨晚歡送該縣的國代到南京出席國大的一幕，其作風眞是有點兒特別！當時我正在該國大專車的列車上，當列車快進臨湘車站時，就爆竹如雷了。這時是深夜兩點鐘光景，剛下過大雨，我發現在歡送的隊伍中（是排成隊伍的形式）沒有一個老百姓，遠遠的並分散地立着幾個荷槍實彈的兵士，顯然是在戒嚴，並聽到喝着老百姓走開的洪亮的聲音；在歡送的行列中，佇立着有幾排大約有八九十個小學生，有幾個並揹着洋鼓，我看到他們的鞋襪都是濕淋淋的（很少穿着膠鞋！）拖泥帶水的站在泥濘不堪的月台中央，那樣的夜深，那樣的寒冷，據說他們還是由五里以外的小學校召集來的！該國代下車後（由岳陽上車路過臨湘），沒有對歡送的隊伍打招呼，僅僅與幾位主持者嘻嘻嘻嘻的談了很久，現出赫赫的派勢，對於小學生的熱忱（！）却沒有看在眼裏。一會兒，車開動了，又是一聲立正的號角，接着便是又一陣的爆竹如雷。小學生深更半夜在雨泥地上寒冽的夜風中佇立歡送代表而得不到代表的青睞，我簡直替小學生們抱屈！

方鈞　三月卅一日　漢口

選舉與命令

編者先生：今天，全國各報都用頭號鉛字登出來國大開幕的消息。還記得去年宣化縣選舉國大代表時，曾經鬧過這麼一個笑話：

宣化縣國大代表候選人，國民黨提的是童秀明；簽署競選的有李林等數人。一個陰寒的午後，童秀明在市場裏頭北戲園競選——公開講演。筆者爲了學習民主，冒着寒風去聽講。到場時，台下坐着的人，除去幾個商店的小徒弟之外，只有一個在街上擺攤兒相面的了。問他們，幹什麼來啦？他們的回答是：警察讓來的。枯坐了約莫半點鐘，童先生由幾位地方首長陪同蒞臨了。台上司儀的人！聽說是縣政府的小職員；他發了一聲「敬禮」的口令，大家無可奈何的起立致敬，又遵命落座。這時，三四個巡官帶進來二百多「雜牌隊」，據說是正在受訓的保甲長；才把樓下的座位勉強佔滿了。童先生的講演倒很簡單，根本沒有競選綱領；他來競選，是黨的命令；選上與否，也全由黨來決定。童先生的競選講演結束了，縣長王一芳搶先發言。他對台下的「選民」們說：『我命令你們選童秀明先生！這個命令，和叫你們應工去修城防工事的命令是一樣的。誰不聽也不行。……』會後，保甲長們眞的聽從了王縣長的話；到各戶去，都這麼說：『縣長說啦！誰不選童秀明，就叫誰多出工；提將來修城防工事的時候。』開票結果，眞的，童秀明的票最多。

今天國大開幕，想童秀明先生已穩坐在國大代表的交椅上了。名正言順的國大代表，還有這麼許多內幕；無怪乎簽署當選而未能取得當選證書的代表們，把棺材抬到國大會場去，硬鬧着要參加了。——說起來，這眞是一個笑話。

丁克山　三月三十日　宣化

（下接十九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 第七期
三十七年四月十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樊　弘：北京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李浩培：浙江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
蕭　乾：復旦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袁昌英：武漢大學教授

只有兩條路！

樊　弘

我現在想以極明確的方法，指出在中國的經濟上、政治上、人道上和哲學上只有兩條路。我衷心的相信中國只有兩條路，沒有三條路。

從經濟上說，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經濟的路，一條是不經濟的路。經濟的路在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應用於工業，並把工業所生產的菓實，依照不勞動者不應得食的原則，把他分配給勞苦的大衆，和爲大衆謀利益的精神勞動者，於是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的水準。不經濟的路，在把自然科學所研究的成果不必充分應用於工業，並把工業所生產的不充分的菓實，依照財產神聖的原則，把他多分配給寄生的階級和爲寄生階級謀利益的奴僕，少分配給勞苦的大衆和爲勞苦大衆謀利益的精神勞動者，於以降低勞工階級相對的生活的水準。在這兩條路中，究竟走那一條路，我們必須加以決定。

在自由競爭的時代，有產者階級除非增加就業的人數和增加生產，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因此他們便必須要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於工業，於以增加工業的菓實。因爲在自由競爭的狀態下，在每一種類的商品市場上，每一個工廠的主人所供給的部份，在總供給量之中所占的部份，極其微細，他絕不能減少供給提高價格，並亦不能增加供給降低價格。因他在這商品的海洋裏，所占的地位好像一滴流泉一樣，增之不爲有餘，減之不爲不足。他完全沒有控制商品價格水平的力量，因此，他便非充分利用自然科學於工業，於以降低商品的成本不可了。可是在生產獨占的時代，在某一種類的商品市場上，每一個工廠的主人所供給的部份，在總供給量之中，所占部份極大，他儘可以縮減供給提高價格，直到他所得的最大的利潤實現爲度。他旣可以壟斷市場的方法，來增加他的分配，結果，他便不急於利用科學的發明來改良他的生產的技術，一則以降低成本，再則以增加生產了。因此生產便相對的減少了，分配更不公平了。這便是在上文裏所說，第二條路絕對不能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於工業的原因。

在所有與管理尚未分家的時代，有產者尚非純粹的寄生的階級，因爲有產者尚須担任計畫和指揮的工作。但自所有與管理分離後，在有產者中，除以經理的資格，取得薪津者外，他們完全是屬於純粹的寄生的階級，因爲他們並未担任計畫和指揮的工作。由是他們和他們的奴僕所分得的勞動的菓實，便完全是種不勞而獲。這便是經濟學上所稱做的剝削了。

有人替有產者階級辯護說，他們的收獲是由他們以資本和土地參加生產得來的。但我們知道，土地是天然的恩賜，並非有產者階級勞動的果實。資本乃是勞動者以血汗創造出的生產手段，更與有產者的勞動無關係。資本和土地，在他出生並參加生產的時候，完全是在勞動者手內，而且他們所生產的成果，亦永遠沒有離開過勞動者的眼手。但因資本和土地和他們所增加的菓實，雖然在勞動者手內，但法律和政治卻不在勞動者手內，從法律的關係上說，資本和土地屬於有產者所有，因此勞動者便須以他們勞動所創造的菓實，並以其大部分給有產者了。由此可見，有產者階級，以一寄生階級的資格之能分配勞動者勞動的成果，全然不似他們的代言人所說，是因資本和土地參加生產的原因，而是因爲法律與政治在有產者階級手中。假令一旦勞動者階級把政權和法權拿到手了，縱令資本與土地仍然參加生產，但這寄生的階級依然是不得分享勞動的成果的。由此可見，有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希圖以巧妙的語言，來掩飾有產者階級的強盜的行爲，亦是徒勞而無功的。

我們須要明白，現代世界上一切的罪惡都是由有產者剝削無產者階級而來的。然則將奈之何呢？這當然須要涉及政權的更迭了。

從政治上說，我以爲，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革命的路，一條是反動的路。反動的路，在把

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但叫剝削者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政權，或自動的限制他們自己的剝削，於以增進人民的福利。耶穌、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們所倡導的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這一條路在把勞動者的生存的權利，交給政治上的豺狼虎豹，但叫這些萬惡的豺狼虎豹，自動的放棄或限制他們的吃人的權利，於以保障人民的生命。革命的路在把社會上被剝削的階層聯合起來，向剝削者階層以和平的或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根絕或限制剝削者剝削的權利，於以保障被剝削者的生命、健康、與自由。這一條路在把人們一齊團結起來，以溫和的或猛烈的手段，把豺狼虎豹上縛，以强制的方法，拔去他們的爪牙，然後再把他們解放出來，給予他們以平等的工作、麵包、與自由。在這兩條中，究探那一條路，我們仍然必須詳加考慮。

中山先生在臨終的遺言上說，中國的革命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但誰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呢？我現在想提出一個斬釘截鐵的標準。即凡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並怕他們起而執掌政權者便是侵略中國的民族。反之，凡不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並鼓舞他們起而執掌中國政權者便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任何一個侵略國均絕不能達成他們的侵略中國的目的，除非有中國人給他們當漢奸。中國被剝削的廣大的階層覺醒後，必無一人敢給侵略者當漢奸，因此中國的獨立便將成功。所以一個侵略國絕不鼓舞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起而掌握政權。他甚且必要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扶植中國的反動的政權，並鎮壓中國的革命的階級。所以，凡是扶植中國的少數的政權的，他必然是侵略國。日本扶植汪精衛與袁世凱便是可舉的例子。反之，凡是扶植中國被剝削的階級的多數政權的，並不畏懼中國民衆的革命的便當不是侵略國。所以，中國在國際政治上亦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給侵略者當奴隸，一條路是給他以打擊。一條路是剝削，一條路是反剝削的。二者亦必須加以區別。

在剝削的和被剝削的階層尙未開始決鬥之時，一切問題尙可從容決定。可是，現在已經開始決鬥了。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在這決鬥的過程中，必須那一方面讓步，方纔合於人道主義。於是人道問題便出來了。

從人道說，我以爲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人道的路，一條是非人道的路。非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級把被剝削者的階級，以威脅和利誘的手段，把他們劈爲兩半。並拼命以新式的武器去攻擊那一半，逼着那一半以血肉和手溜彈來火拼。每次伙拼之後，都是積屍成山，流血成渠，妻啼子哭，慘絕人間，徒以鞏固剝削階層的地位與威風。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層，以一種懺悔的姿態，拋棄剝削的權利，宣佈下野，而使戰爭停息，和平降臨，生產增加，分配平均，罪惡減少，幸福無疆。在這兩條路上，我們究竟走那一條路，亦須加以決定。

從思想上說，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有兩條路。一條是空想的路，一條是科學的路。空想的路，相信人的高尙的理想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希圖以教育的方法，或道德的力量，來勸告統治者階級拋棄殺人的屠刀，以求內心的平安。科學的路相信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企圖以革命的方法，或民主的力量，來團結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統治者立於對立地位的階級，給統治者階級以限制，以求實現中國的民主的自由，並使中國在一不遠的將來，有一實現社會主義的機會。在這兩條路上，我們究走那一條路，亦必須加以決定。

我個人充分相信，中國只有兩條路，更沒有第三條路。何以說中國沒有第三條路呢？因爲第二條路已經包含了第一條路的好處，而無第一條路的缺點，所以便不須再有第三條路來走了。

三七、三、三十日於國立北京大學。

夢魘的覺醒？

潘光旦

在今年大年初一的倫敦泰晤士報上我們讀到一篇例不具名的特約記者的文稿，叫做『距今一百年前』。今年是一九四八，一百年前就是一八四八。大家都記得一八四八是十九世紀中歐洲最大與最普遍的革命年。當時歐洲各國，特別是在大陸上，都有一些革命的行動發生。這篇文稿便把這一年的紛擾的情形描寫了一個縮影，也兼論到了百年來演變的大勢。同時，作者在篇首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篇末提出了一些評論。

問題是：今天可以知道明天麼？發爲這個問題的人一向很多，但作者特別提到了當時法國的政治家與政論家托克維爾 (de Tocqueville)，因爲在一百年前一月二十七日的法國議會席上，他恰好問過：『你們在這當兒能料到明天麼？你們對於未來的一年、一月、以至於一天，會帶來些甚麼，能預先有最細微的一些理會麼』？答覆是，不能，百年前不能，現在也不能。

篇末評論的話是這樣的。『一八四八年各國的革命都揭示了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則，不過當時已經發生一種裂痕，就是，一部分人特別關心到自由，而另一部分人則以平等爲第一。一樣是自由主義的一些前提，終因此種關注的不同，而引進到了相反的結論。其在法國，一面則有拉馬丁 (Lamartine) 與其它箇人主義者想把政府的權力減削到最低的限度，而讓國民得以自由的各行其是而互相競勝。一面勃朗克 (Louis Blanc) 與其它社會主義者，則主張利用政府權力來實現社會的公道。這兩個趨勢一直維持到一百年後的今日』。

在法國如此；而我們在此不妨添一筆，整個的世界也未嘗不如此。

評論的末尾又說：『對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種種革命運動的意義，如果我們可以作一個初步的估量，我們不妨說，它們代表着一番端激的努力，想把兩個同樣分量的眞理申張出來，就是人性的共通與人格的重要。要找到一個哲學與一番政治的措施，足以把它們兼容並包，兼籌並顧，而各如其分，便是二十世紀的任務了；自由主義的教條對此業已證明其爲不能勝任』。

把問題與評論合併了看，作者無異作了一個結論：百年歲月夢中過；並且這夢是屬於沙壓一路，是魘。

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所開始揭示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原則之中，第一個被遺忘的是博愛。一百六七十年來的歷史在這方面是再清楚沒有的。講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者自是無所用之，可不待言，社會主義者，至少就一八四八年以來其中最努力的一部分而言，所運用的愛是看人打發的，即只限於志同道合的工農人口，對其它人口所用的，不但不是愛，而是恨；工農分子雖佔人口中最大的成分，但只愛此而不愛其它，當然也不適用一個博字。所以對此一原則，我們姑且擱過。

不過自由與平等並沒有被遺忘。惟其沒有被遺忘，問題反而比博愛來得嚴重。博愛可以被遺忘，被運用得不够廣博，却不容易被誤解，自由與平等雖沒有被遺忘，却被誤解與誤用了。百年的歷史恍如一場夢魘，而此夢魘至今還沒有覺醒的希望；百年的經驗與創痛並沒有增加我們的智慧，我們並沒有能鑒往知來，我們依然的此日不知明日，今年不識來年，原因就在此一誤之上。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兩句俚詩好像是端爲我們這一段歷史而唱出的。

自由之誤有兩種。一種是根本不承認任何限制，其結果是不顧一切的自肆。『自由，自由，世間凡百罪惡皆假汝以行』的自由，就是這個。這一種錯誤到今日是誰都承認了的，連同自由主義者自己在內。第二種則至今還幾乎沒有人認識，承認更不消說了。第二種是雖承認應有限制，却只知道此種限制是外鑠的，而不是內發的。以平等博愛相責成，便是外鑠的，是外鑠的最早的一個方式。這等於說，你雖自由，你必須同時顧到別人，別人是和你一樣的是個人呀。至於說，自由應以不妨礙別人的自由爲原則，顯然又是外鑠的；好比蝸牛放觸角，觸到別的蝸牛時，便只好縮回去一般。此其最好的結果也無非是在羣居生活中造成一種彼此牽制而平衡的局面而已。說到『自由是法律範圍以內的自由』，則外鑠的意味的濃厚，更無待解釋。一年前『自由國際』的自由主義宣言裏又有一個新的說法：『自由與服務必須相輔而行；有權利，便有相對的責任。如要自由的社會組織成功，每一個公民對他的同儕都要有一種道德的責任感，並要積極參加公衆事業』。說法雖新，外鑠的精神則完全仍舊；而所謂新，也只是博愛一原則的較新的一個注脚而已。

我們應知外鑠的限制是不發生效力的。愛的外緣的責成越嚴，其表示便越淺薄，以至於越虛假。別人的自由範圍未嘗不可以強制的予以縮小，而使一已的自由範圍擴大。法律可以陽奉陰違，而使成爲具文，至少立法執法以及其它有勢位而比較狡黠的人都可以繞過法律，是一大事實。無論外鑠的途徑如何，結果還是一個完全不受約束的自由。百餘年來噬人而肥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一好的例證，而百年來社會主義對資本家的深惡痛絕的上好的理由，也就在此上無限制的自由等於獨斷，等於專制，百年來多番革命的結果只是把君王的『自由』轉入了資本家的掌握罷了。上文所謂百年如夢魘，這便是夢魘的主要題材了。

我最近在『讀自由主義宣言』一文（觀察四卷三期）裏曾經討論到，自由的限制必須從每一個人的內心出發，方才有效。必須與自由相對或相輔而行的決不是博愛的責成、別人自由的尊重、法律的遵守、和服務精神的提倡等等，而是由健全的教育所養成的一番自我裁節與自我控制的工夫。一個對一已的欲望、情感、興趣、思慮、理想、信仰隨在能拿得起而亦能放得下、能抒展而亦能收斂的人，才是一個眞正自由的人。眞正的自由第一步是對內與對已而言的；自由的人是一已欲望、情感、興趣、思慮、理想、信仰的主人，而不是它們的奴隸；有了這第一步，第二步對外對人的自由不求而自至。美國革命所標榜的幸福，以及社會主義者所稱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至少一半也必須從這種自由裏產生，否則徒然是擾攘，是苦惱，不是幸福。

平等的誤解也有兩種，一是眞把所有的人當做屬於同一個流品，其間沒有天然的強弱、智愚、能不能、才不才之分。這一種錯誤如今很多人是認識了。孫中山先生是認識了的，並且曾經在民權主義一講裏加以說明。蘇俄自一九三一年斯太林某一次發表演說以後，這錯誤也可以說是不存在了。但成問題的是第二種錯誤，即在比較強有力的人，一面明知他人不如我，而一面依然借平等之名，而行侵凌他人之實，亦即等於假自由之名，而行自肆之實。這種人好像在對別人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的本領相等，我憑我的本領這樣做了，你也來好了，你既無須埋怨妬忌我，我正也無須對你讓步。此其結果，強者必然佔便宜，而弱者必然吃虧，而所謂強弱，寖假必至包括一切由政治地位、經濟勢力、社會身分而來的強弱，而不限於身心能力的自然的強弱，民主政治總說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本來是一句空話，民治則至今是各種程度的寡頭政治，而民享則完全落空，原因也就在此。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所攻擊的主題，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這個。中庸講到『矜不能』，孟子講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否則賢不肖之相去不能以寸，指的就是這民享的一重精義。在事實上不容易平等而名義上定須利用平等的形勢下，此精義由不免完全消失。自由與平等主義的民主政治，自己不理會民享的極端重要，轉而批評社會主義的『爸爸主義』或『保姆主義』如何如何的要不得，我認爲是最不知羞恥的一種行爲！

我說明知不同不平，而定欲假用或不得不用同等或平等的名義行事，則弱者長大吃其虧，初不論弱者之弱是先天的或後天的，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憑空想

[illegible]年裏，蘇俄的女子，據說喜歡嫁給外國男子，而不喜歡嫁給本國男子，爲的是本國男子不識溫存，不知體貼（詳哈勒女士：蘇俄的婦女）。蘇俄的男子何嘗眞不知溫存體貼？但當時在一切平等的『意識形態』的感召之下，自不得不把女子看作與自己完全相同，既完全相同，自無所用其溫存體貼了。溫存體貼總像强者對弱者的一種表示，在男子固不應出此，在女子恐亦不肯接受。結果是蘇俄的女子以平等之名換取了男子的不經心以至於粗獷的態度之實。我相信百餘年來美國的一般勞苦平民的地位便相當於極言男女平等時期裏的蘇俄女子的地位。而其原因亦正復相同。

人誤解了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從而貽誤了人。這百年來的大誤特誤，誤盡蒼生之誤，是必須糾正的。泰晤士報記者說到二十世紀哲學與政治應有的任務如何如何，我認爲任務就是這個，至少是全部任務的第一步。說到平等與自由，說到人性的共通與人格的區別，自來作說的人總像假定兩者是對立的，以至於衝突的。這假定也未始不是一個很根本的錯誤。自由與平等都是一種『人文[illegible]』之評，屬於近代所稱『如在哲學』的範圍，其目的無非是要於全體公道之中求得每一個箇體的適當的位置與發展。自由與平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一種思想上的工具，所以贊同達成上述的目的的，根據善事利器的尋常原則，一種工具必須制作得合式，運用得恰當，目的才有着落。平等與自由之所以爲工具者也不能外是。瞭解淸楚而運用恰當的結果，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以羣則和，以獨則足，足是適如其分的發展，和是相須相成的協調，惟有適如其分的發展才公道，惟有公道的協調才能持久；對立與衝突因何與如何發生，我實在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儘管已往的百年是一場夢，何以我們必須長久停留在此種夢境而不能自拔？以平凡的實境換取恐怖的夢境，該是人力所能幾及的一種行爲。往者不可諫，來者自可追，自由與平等一類思想工具上的改正，便是追求的第一步了。百年夢魘，終須覺醒。是自動的覺醒呢？還是再等待一次外緣的棒喝而覺醒呢？也終須我們自己來抉擇。

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與國際和平

李浩培

人類的以戰爭互相從事殘殺，自遠古以迄現在，雖偶有間歇，但從未根絕：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在科學頗爲發達，原子能、細菌等已可被大量利用於戰爭的今日，人類若不消滅戰爭，戰爭必將消滅人類：這又是現代全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大危機。因此，除非我們採取失敗主義者的觀點，認爲戰爭本源於天賦的人性，以是根本無法消弭，或依從黷武主義者的見解，認爲戰爭能促進人類的文明，以是還須予以提倡，我們自應盡最大的努力，使這個世界永遠免於戰禍。聯合國主要的是現代各主權國家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建立的一個組織。爲期達成這個目的起見，牠設立了頗多機構，如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等。但在這頗多的機構中，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實由安全理事會負之。本文擬將這個機構略予敍述，並推測其是否眞能完成這重要的使命。

聯合國現在共有五十七個會員國，而安全理事會祗以其中的十一個會員國組成。這十一個會員國中的五國——中美英蘇法——係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其餘六國則爲非常任理事國，由聯合國大會選擧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二年，任滿不得即行連選連任。每一理事國僅得派代表一人出席，故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祗有十一個自然人參與討論與表決。

安全理事會的組成分子雖屬甚少，牠所負的責任却至重大。依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各會員國爲確保聯合國的行動迅速並有效起見，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執行這項責任下的職務時，其行動代表各會員國」；且「各會員國同意依憲章的規定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從此可見各會員國因欲達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宗旨，實已犧牲不少的主權，而安全理事會因此亦已取得頗大的權力，以實行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務。然則安全理事會將如何實行其任務？關於這，我們可分爲兩個問題——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與制裁，及軍備的管制與縮減——說明之。

（一）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與制裁。安全理事會知悉有任何國際爭端存在，或有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爭端的任何情勢存在時，得予以調查，以資斷定這種爭端或情勢的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由於調查，或由於其他方法，安全理事會如斷定這種爭端或情勢的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時，得促請各當事國以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爲解決這種爭端，安全理事會亦得向當事國建議適當的程序或調整方法。安全理事會建議這種程序或方法時，對於當事國爲解決爭端所業經採取的程序，應予以考慮。關於具有法律性質的爭端，安全理事會原則上應建議當事國依國際法院組織章程的規定，提請國際法院判決。安全理事會並應鼓勵區域組織從事於和平解決國際間的爭端。

如當事國的爭端不能以和平方法解決，而因此有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

侵略行爲存在時，安全理事會一經斷定確有這種情形存在，應即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於此情形，安全理事會得對侵略國實施制裁，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但在實施制裁以前，安全理事會得促請當事國遵行前者所認爲必要或合理的臨時辦法。例如：設兩爭執當事國的軍隊均正開赴前線，即將遭遇時，安全理事會得要求該兩國均命令其軍隊停止前進，以免接觸。安全理事會對侵略國的制裁，可分爲武力制裁與非武力制裁兩種；究竟採用何者，由安全理事會自行決定。安全理事會如認爲非武力制裁已足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時，自得先行施用這種制裁。於是，安全理事會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局部或全部停止與侵略國的經濟關係，及與侵略國的鐵路、海道、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並斷絕與侵略國的外交關係。安全理事會亦得利用區域組織，以實施這種制裁。在頗多的情形，這種非武力制裁已足使侵略國屈服。但如這種制裁仍屬無效時，安全理事會不得不使用其最後的手段。

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可以使用的最後手段，即係武力制裁。在這種情形，安全理事會得採取陸海空軍示威，封鎖，及其他一切軍事行動，俾達制服侵略國，並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目的。安全理事會實施武力制裁時所需要的陸海空軍以及各種協助與便利，均由聯合國各會員國供給。因空軍在一切軍隊中出動最速，威力特大，故憲章更要求各會員國準備將其空軍部隊隨時立即供安全理事會調遣，以爲於情勢緊急時執行國際的聯合強制之用。安全理事會爲確保於必要時即能使用這種軍隊起見，應於平時先行與聯合國各會員國談判，俾取得各該會員國担任供給這種軍隊，協助，及便利的諾言。在這種協定中，軍隊的種類，數目，其準備的程度，駐紮的地點，以及協助與便利的性質，均應明白訂定。會員國訂立這種協定後，應即履行依各該國憲法所定的程序批准的手續。這種制裁，安全理事會亦得利用區域組織爲之。

安全理事會的實施武力制裁，並有軍事參謀團的參謀與輔助。該團是常設的，以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或其代表組成。關於安全理事會的武力需要問題，關於該會所支配的軍隊的使用及統率問題，該團有向該會貢獻意見並輔助的責任。故該會應與聯合國各會員國訂立的關於軍隊等供給的協定，亦由該團事先計畫並草擬。在實施軍事制裁時，對於該會所支配的任何軍隊，該團且負戰略上指揮的責任。

（二）軍備的管制與縮減。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建立，有賴於各國軍備的管制與縮減。故安全理事會應藉軍事參謀團的協助，負責擬具軍備管制制度的方案，提交聯合國會員國採擇。關於軍備縮減的問題，安全理事會亦得向各會員國建議，而軍事參謀團亦負有向該會貢獻意見及協助的責任。

於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原子能的管制問題。在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議定聯合國憲章時，原子彈尚未被利用於戰爭。但在第一顆原子彈降落於廣島後，聯合國各會員國即深感聯合國若不能管制原子武器，原子武器必將消滅聯合國。故聯合國大會第一次開會時，即通過設立原子能委員會的提議。該委員會以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及加拿大各派代表一人組成。關於國際安全的一切事項，該委員會受安全理事會的指揮。該委員會有權探討有關原子能的一切問題，並應對於下列事項爲確定的建議：（1）推廣各國間以和平爲目的之基本科學知識的交換，（2）在確保原子能祇用於和平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管制原子能，（3）將原子武器及可用以殺害大批人類的一切其他主要武器排除於各國的軍備以外，（4）以檢查及其他方法有效地保護遵從聯合國的國家，使不受他國違背與規避原子能管制的危險。

安全理事會雖構成分子不多，故能迅速行動，雖得擁有國際軍隊，故其實力強大，但因其表決程序的特殊，其實際的行動頗受束縛。依憲章，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有一個表決權。關於程序事項，以任何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行之。關於其他事項——這其他事項，既非程序事項，均係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事項，爭端的和平解決，非武力制裁及武力制裁亦包括在內——亦以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行之，但在這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中，原則上必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援言之。原則上，關於這種事項，非經五個常任理事國全體的同意，及六國非常任理事國中兩個的同意，安全理事會不得採取任何行動。這原則即所謂五強在安全理事會中有否決權的原則。對於這個原則，憲章僅加以一個不甚重要的限制，即安全理事會爲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決議時，爭執當事國不得參加表決，即爭執當事國爲五強之一時亦然。

憲章之所以予五強以否決權，無非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實際上須由五強負之，故除非五強全體同意，安全理事會雖有決議，無從執行，因此亦無須決議；且予五強以否決權，可望五強能事事謀求折衷與協調，而免各走極端。不過，五強各有否決權的結果，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武力及非武力制裁，祇能加於無大國爲與國的小國，而不能加於大國或有大國爲與國的小國。但事實上惟大國或有大國爲與國的小國方有侵略他國的能力。安全理事會對於這種國家的侵略，既絕無制止的可能，其達成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務的可能性，自不免減少。

默察聯合國成立以來的世界大勢及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情形，亦難令人樂觀。世界已分爲美蘇兩集團，互不信任，明爭暗鬥，最近且入於劍拔弩張的狀態。在安全理事會中，蘇聯已行使否決權達二十次以上。軍事參謀團成立多時，而國際軍隊迄今無組成的希望。原子能委員會屢經集會討論，但毫無結果，現正準備向聯合國大會報告其任務已無法完成。凡此種種，顯示人類尚未能充分發揮其理性，而安全理事會以及整個的聯合國組織頗可能仍蹈前國際聯盟的覆轍。

如欲避免漲價·謹請直接訂閱

美援與英國外交（倫敦通訊）

田汝康

最近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有一個轉變的趨向，這個轉變便是所謂『中間路線』（Mid le way）的放棄。今後在外交上，英國祇好完全跟着美國走。要是有什麽新花樣的話，大致也得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

像這樣的一個趨勢，事實上自然早已存在。不過在過去，一般人對於英國外交完全跟着美國人走的看法並未完全同意。問題倒並不是英國人有什麽偏見，說得客氣一點的話，苦的是美國人對外交還沒有多大經驗。誠如英國名作家皮斯萊（J. B. Priestley）所指出來的，要是美國一般國會議員每天早餐後能殼花費幾十分鐘靜坐想一想，全世界局面便可以大有不同。所以在一般開明的英國人士看來，英國雖然目下經濟問題這樣的嚴重，而先天上資源和人口都不算豐富，在現狀下來國際上爭權奪霸，確實太吃力，不過一個國家可以値得驕傲的東西還很多，道德、學術的超越，制度的優美，和社會的安定，也可以令人折服，爲什麽一定要在國際間揚威耀武纔算強國呢？這二種看法在一九四六年冬天和一九四七年春天在英國很盛行。大家認爲在外交政策上英國應該另樹一幟，在美蘇不同陣營中來選擇一條中間路線，甚而還希望把英國築成一座橋樑來緩和調解美蘇間的糾紛和衝突。很奇怪，這樣的說法自一九四七冬天以來已漸次不聽到，到現在可以算完全消滅。在美蘇兩大陣線之間來另闢第三陣線已經認爲不可能。情形所逼，英國外交政策勢得指墨而歸楊了。

使得英國外交政策發生這樣轉變的原因有兩個：一方面自然是英國經濟力量短時期內的無法恢復；另一方面是東歐政局演變之快竟超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使英國吃了驚

美國借款在最初據英國政府的推測是最少可以支持四年左右的。但不料兩年多便化完，而經濟仍並無復原的徵像。自然這不能完全怪英國，因爲許多因素是英國政府所不能控制的，甚而國際局面也很有影響。在戰前，東歐各斯拉夫國家本來是英國工業生產品的主要市場，而同時也是英國糧食的主要供應者。不料上一次大戰的結果，東歐各國政權竟全換了人。像生意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容易，而事實上東歐各國也正鈌糧食。即使去年收穫情形很好，但國際局勢演變的複雜，使英國對重開東歐市場的企圖完全絕了望。東西歐的分離是西歐經濟復興無法加速的最大原因。東歐多半是農業國家。農業國家可以談暫時自足自給，而工業國家無原料糧食，專靠機器技術便無法生存下去。馬歇爾計劃本來是想藉美國援助的名目將東西歐舊有的經濟關係再聯繫起來。自從東歐拒絕參加後，西歐的經濟復興便倍加困難，尤其是英國。因爲即使照美國國務院公佈的預計計劃看來，將來英國分配得到最多的物資是價値一億二千多萬英磅的煙草，而並不是英國最需要的糧食和鋼鐵。所以當計劃公佈時，反對的自然有理由，至於擁護的眞不知如何說法才好，因爲大家知道援助的煙草和鷄蛋粉似乎太多一點。但若拒絕不要，另外英國又有什麽辦法呢？馬歇爾計劃雖然同英國帶來了物資，同時也同英國帶來了困難。自有馬歇爾計劃以來，東歐的門戶也關閉得更嚴緊，國際間的花樣也日愈加多，而英國的地位也日愈困難。自然按照英國極左和極右的看法，不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英國也未嘗就沒有自救之道。不過左有左的辦法，右有右的辦法。而結果招致的不外政府的經濟統制得更加嚴密，人民的生活水準得普遍降低一個時期，而軍備方面也不得不再加縮減。這自然牽涉的問題便相當廣泛。不到不得已時，工黨政府是不會採納這樣的步驟的。但照三月十日政府頒布的白皮書看來，英國政府望馬歇爾援助之切竟到達到一個可以駭人一跳的程度。在結論中，政府公開的宣稱一九四八年英國的經濟前途完全得看馬歇爾援助的程度而决定。而即使美國國會並不消減援助物資的數量，英國政府因爲鋼鐵產量的不敷分配還得關閉一些不必要的工廠，據估計今年年底的失業人數可能到達四十五萬人。（去年底是三十萬人）。同時爲了增加必需工業的勞工起見，有相近三十萬的勞工需得被迫改業。設一切竟如預期一樣的完滿，今年的入超將達二億五千萬英磅，這便完全望馬歇爾計劃來援助了。設無美國的援助，英國的黄金和美金的準備將於本年底完全用罄。以後如何自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因爲經濟的困難，英國在外交上便無法自主。不用說再關什麽中間路線的外交，就是一些既得的利益也被迫而逐漸放棄。希臘的撤兵，德國佔領區的合併，在在都表示英國政府經濟能力的薄弱。正如孟却斯特導報在社評裏所指出的，英國若想在中東一般亞拉伯國家中重新來建立威望，非得另外改變現有的外交方式不可。這些中東國家擁有大數量的窮苦農民，而統治階級却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辦外交專同幾個統治階級來往决沒有什麽好處，要抵抗蘇聯宣傳工作在一般民衆所引起的深刻印像，英國政府得幫忙各中東國家多少做點與社會大衆利益有關的社會改良工作。但這樣一來又非目下英國經濟力量所能及，這是英國政府的苦悶。

戰後經濟的困難迫使英國政府將一些外交重擔轉移到美國人身上去了。美國人自然有錢，但不一定保證美國人的錢便會在國際上發生什麽效用。單憑錢和軍火做外交的後盾也不一定保證美國外交便因此而勝利。最好的例子莫如希臘的內戰問題。希臘的共產黨軍隊爲數不到兩萬多人，從杜魯門主義開始應用到希臘時起，據美國一位上議院議員的估計，美國人在每一個共產黨頭上花過八千元美金，但一年之後希臘的共產黨軍隊仍然是兩萬多人，而且據倫敦星期觀察報的報導，今年以來希臘農民向共產黨區域移動的反較去年爲多。共產黨苦於糧食軍械有限，甚至於拒絕容納移動的農民。馬歇爾也許是美國政府中最了解當今國際問題的人，他不斷的幾次在公開演講中指出單宣傳民主政治的好處，在一個饑餓的歐洲局面下是不生效用的，一般民衆所最關心的是麵包問題而不是民主政治問題。馬歇爾計劃自然比杜魯門主義比較動聽得多了，但技術上仍有很多値得討論的地方，這自然又關涉到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

自從馬歇爾在哈佛發表他的援歐計劃演說以來，對西歐各國不啻又打了劑強心針，但在東歐各國看來恐懼猜疑日愈加深，尤其是對德國的態度問題。一般東歐國家是飽受過德國的侵略和屠殺的，對於德國的復興和抬頭大家均深有戒心，但美國對這一點又偏有自己的見解，問題自然更加複雜。再之馬歇爾計劃無疑問的是爲打擊蘇聯而產生的。蘇聯自然得想辦法對之加以抵抗。在美國國務院的看法，目前美國對蘇的外交策略最好不外乎隨時隨地設法對蘇聯政治行動加以『牽制』（Containment）。這種策略的詳情可由去年七月國務院負責外交政策設計者康楠，（George F. Kennan）在外交雜誌上（Foreign Affairs）以別名×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上看出來。美國這種對蘇政

[illegible]對歐洲問題：最好的批評要算名政論家李普門（Walter Lippmann)以冷仗(Cold war)爲題的幾篇評論。據李氏的看法，美國這種政策不僅無法成功同時還會壞事。一來在距離上美國離歐洲較蘇聯爲遠，二來極權國家在任何行動上均較民主國家來得快，而最要緊的是共產黨的力量常常深入每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實的證明確是這樣，自從美國「牽制」政策開始成型的時候起，歐洲政局便日漸緊張。美國要在某個國家內用金錢來打擊蘇聯勢力，那這個國家便要遭殃。在東歐蘇聯勢力影響下的國家中，以前各黨各派尚可以說合作得不壞，但近來情形愈來愈壞。有一位波蘭著名社會主義人士曾對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記者這樣說過，認爲沒有英美的援助，東歐各國社會主義黨自有他們的辦法，英美一打算援助，那便是無異斷送他們的政治前途。希臘自由黨的負責人也曾對倫敦新聞記事報記者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覺得要是英美不談援助的話，希臘政府自然有它的方法來處理國內的政爭，但若希臘政府依賴美國援助的心理一旦養成，而實際上遠水不救近火的美國援助又時斷時續或姍姍來遲，希臘問題祇有越鬧越糟。事實眞是如此，時間又將近一年了，美國政策在歐洲大陸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效用。因爲政治體制的關係美國在外交行動上眞是太慢，前幾個月捷克糧食不穀，先派人到美國買麥子，美國人講價錢算美金當同生意來做，捷克政府因爲時機太緊急，無法等待，又即派人上蘇聯，幾天之內照捷克需要加倍的糧食協約即簽了字，而價錢又僅及美國之半。自從蘇聯去年豐收後，在商業協定上，蘇聯的小麥價錢向例較美國低廉，最近美國芝加哥糧食價格暴落，據說於此不無原因。美國計劃在歐洲大陸上牽制蘇聯，而歐洲局面也由此而愈弄愈糟。捷克的各黨各派合作局面，據意料本來可以最少再維持十個月的，不料轉瞬間便變了局。一看歐洲地圖，大家便知道現在所謂西歐集團還剩下多大的範圍。東歐各國不成問題，現在完全傾向蘇聯，一串的軍事互助協定把關係維繫得緊緊的，希臘在美國一手支持下能維持多久誰知道。瑞典、挪威、丹麥因爲地理環境關係，可能在這種局面下守中立。意大利此次四月間的大選，一般報紙預料在共產黨號召下的共同陣線將獲勝利，意大利北部的地主貴族正拚命向銀行提領保險珠寶往南部走，現在意大利北部的房產僅是六個月前價值的四分之一，而在南部的房產却較去年價格漲了十倍。法國現在最大的政黨是共產黨，經濟情形再如此壞下來，下次登台的不是戴高樂將軍便是共產黨。但誰登台對英美都沒有好處。如此一算，歐洲還剩下多少國家。

因爲經濟能力的薄弱，英國把歐洲大陸上的新棒交給了美國。但美國的政策在歐洲上並沒有多大成功。英國之焦急眞難形容。稱雄爭霸能力上也來不及。中間路線呢？不僅經濟能力不許可，而事實上恐怕在時間上也稍遲一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某些方面本來沒有什麼大分別，但因爲英國經濟上既依附了美國，由美國經濟力量支持的社會主義，要想在大陸上另闢外交陣線難免令人不放心。很少東歐國家會感到興趣。這是英國中間陣線不能建立的原因。

目下英國的做法是聯合了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法國來一個集團，現在會商已經竣事，下週可以正式簽約。不過這麼一個集團比起東歐集團來，誠如比利時總理斯巴克所指出的，不論在形式上或力量上都有小巫見大巫之概。再進一步英國可能想做的是想由馬歇爾援助的關係下，再拉攏其他國家加入這個西歐集團。這幾週來英國有一種呼聲，認爲單求英國的生存，英國已無法生存。今後英國的生存是寄托在整個西歐集團的生存上。但可惜的是西歐集團事實上却是美國經濟的寄生物，既受美國的援助，則外交政策上勢必得跟美國一齊走。並且照現有的事實證明，想依賴美國援助有所作爲的，終局是徒自廢事而已。今後趨勢可能也難免如此。目下英國放棄中間路線企圖求得美國援助的辦法，在我們看來眞是一件很值得惋惜的事情。

三月十五日　倫敦

擬J·瑪薩里克遺書

蕭乾

永別了，親愛的手足：當你們看到這信時候，我已經去了。到那裏去呢？我不知道，因爲去了的，從來也沒有過回報。我可以說的，便是明晨薩甯宮的石階上，血肉狼藉的那條屍首並不是我。好也罷，壞也罷，我留在你們的記憶裏。那記憶，我相信愈沖淡，就將愈清晰。因此，明天不用糟蹋你們的淚水和鮮花，正如今日你們不必浪費有失自己身份的言詞一樣。時間會裁判我的，我逃不掉。

向來法官對自殺者的結論是『神經失常』，我願意你們知道，有生以來，我沒有比今日更清醒。剛才我還在汽車裏和司機搭訕。晚飯我沒喝一滴酒。我並且還在鋼琴上奏了葛瑞克一段夜曲。就算我的葬曲罷！你們尤其不可相信魯斯先生的話，懷疑是共產黨把我由窗口推下去的。他們能蠢到那個地步，自已拆聯合政府的台，供給各地黷武政客以口實？你們也可以由我屍身上找指痕呀！不。今夜，房裏祇有吱嗒吱嗒的桌鐘，但它是機械的，不足影響我；窗外是一牙新月，照耀在布拉格的屋頂上，灰而憂鬱；但對月亮出神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知道它遼遠，我也知道它圓缺是循環的，它影響不了我。我甚而清醒到一小時後我必然嚐到的痛苦，很短暫，但那依然是痛苦的。（我已撫起腦袋了，這爲母親洗梳過，爲情人吻過，如今已微禿了的腦袋，等下便砰然與硬石相碰，即刻腦漿便濺射到路牆上。）我既不夠怯弱，也不夠勇敢來自殺，然而我居然這麼來了。我爲什麼？

一個人不適於離開本土過久。隨着貝總統流亡在倫敦的那些年，我雖然自信代表的是捷克人民的利益，與那七八年的捷克，我終於還是脫了節。我不知道那期間的仇恨是怎樣滋長的，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田地。那時，做着民主國家永遠聯盟下去的好夢的，何止我自已？多少賢達不曾往還歐洲首都奔走嗎？誰不珍惜人民的血？誰不認爲苦戰了十年的世界需要一度休息？誰願意把世界分爲兩個，讓弗朗哥之流還屍復活？司徒森，戴威思，和斯太林不是始終表示世界可以兼容並包的嗎？而從美國施行新政以後，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化是已成爲定局的了，資本主義早就掛了白旗。及我由舊金山開會回來，便逢到英國保守黨的空前慘敗，我爲歐洲的進步、光明是抱了怎樣的熱望呵！和多少人一樣，我是擬想着歐洲可以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

終歸有人會寫出一部希可斯基元帥隨機殞命以後的歐洲——或者說世界外交史，然而在第三次大戰以前，這本歷史不見得能出現。敢寫不敢寫還是另一事，多少檔案根本摸不到。等能寫的時候，世界上還有什麼存在，那就不知道了。然而我認爲歐洲的分裂，也即是盟國的破臉，是由那時候開始的。當時倫敦波蘭的死硬派如果把公道看得比西方支持更重，至少一個禍根可以除去了。爲了中歐命運，當時我曾坦白寫過一文，還惹起波（下接第十九頁）

國大畢竟召開了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戰爭已經打到長江邊，南京卻在忙着趕辦大選喜事。戡亂建國必須貫澈到底，實施憲政又是多麼美妙的名詞。國民大會就在這種前題之下畢竟召開了。據說中樞在中常會上曾有人主張緩開的。緩開的理由不僅僅為着軍事的緊急，而是因為財政經濟的沒有辦法。行憲該給人民一種新希望，但現在除了給人以失望外，能解決什麼問題？與其如此，一動不如一靜。沒有辦法的時候，還是在過渡時期拖着好。理由雖然充足，但這究竟敵不過要想辦喜事的人的意志的堅強。現時不開，何時開？實施憲政是個很為號召的大題目啊！

據說司徒大使也曾建議過緩開，其原因與和諧有關。制憲的國大是國共分裂的起點，行憲的國大如能緩開，或者還可以做試探和平的文章。但和諧既如曇花之一現，所以司徒的建議也只好付之流水了。

國大畢竟召開了。南京城內裝點得喜氣洋洋。大會堂擴大了，門前新建的照壁，綴有「中華民國萬歲」六字，和「天下為公」的橫額，閃閃相對。兩座綠色大牌坊，繞以松柏，配着紅字，富麗堂皇。六百個職員忙得不可開交，兩千億的耗費，目前還無法統計。代表們從四面八方齊集首都。餐館旅舍已經被定一空，百輛大汽車穿梭街頭，惹得市民望車興嘆。一切為國大，一切為了大選喜事。南京市民們首先蒙受的賜與，卻是物價又因而高漲。

國大畢竟召開了，但選舉糾紛臨到開會的前夕，還沒有解決。國民黨為着保證民青兩黨的名額，發生了政黨提名與簽署當選之爭。在選舉法上，二者本來是並列的。事後在國務會議上又通過了一條選舉補充條例，黨員非經政黨提名不得當選。這本來與法不合，只是為着保證兩黨名額而設的。糾紛也就因之而發生。

未經政黨提名而簽署當選的國民黨員共有六百餘人。這六百人發生了退讓問題。其中應讓與本黨的是三百人，應讓與青年黨的一〇一人，應讓與民社黨的七十人。有已協議退讓的三十七人，已預寫辭職書的六十四人，提名時因未寫辭職書而被取消資格者二十七人。現在有人登高一呼，遂一齊參加了民選代表聯誼會，向中央請願，要求發給當選證書。他們的理由是護憲，意志非常堅決。

正當問題鬧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首都新民報上突然發表了某教授一篇為簽署代表打抱不平的談話，說民意選出的代表，任何人不能任意變更名單，並以歐美選舉為例。說得頭頭是道，一時風行。這影響了中央的決策，由司法院作簽署代表於法有據的解釋。於是決定同黨的不再退讓，但以黨讓黨的原則，友黨的仍須退讓。這原則，必須維持。這樣問題可以簡單些。在簽署代表的六百餘陣容中，減弱了一半的力量。

蔣主席當然也感覺這事棘手，幾次對選舉嘆氣，認為『黨人太自私，不為我，也不為國』。在中訓團十週年紀念會上批評了組織部的陳部長一頓，認為「既然控制不了黨，談什麼保證名額」。其實陳氏肚裏明白，主張政黨提名的不是他。辦黨的成績是要黨員在競選時能夠勝利，不是在使黨員失敗，異黨當選。政黨提名，保證名額，是別人為着拉民青兩黨參加政府玩的把戲。所以當陳氏接見簽署代表時，他充分表示了同情他們的意思，答應可以發給證書，要他們找吳鐵城去。吳氏也有說不出來的苦衷。政府要對民青兩黨履行諾言，否則他們將以退出政府為要挾。好在簽署代表已經減少了一半的力量，退讓與民青兩黨的一七一人總好想辦法。誰知民選代表仍取一致行動，加緊請願。清晨去看吳鐵城，深夜坐候陳立夫。日夜不息，輪班前往。張厲生被搞得沒有辦法，曾自請處分。他說，誰叫當時選總誤聽黨的約束，而未將民選票多的即行公佈。

問題還是不得解決。因簽署不讓而中央提名落選的也請願不息。在中央黨部雙方天天唱對台戲。中央這時在沒辦法中，想出了辦法。凡肯退讓的，組織戡亂動員委員會來容納，其待遇為簡任一級。但曾為選舉而傾家蕩產的，那在乎這一官半職。風潮仍是不能平息。中央提名的以維持黨紀為理由，簽署當選的以護憲為名目，各不相下。但後者的理由要比前者光明正大些，於是當前者屈服的時候，後者還在續演最精彩的一幕。

蔣主席的最後王牌使用出來了。首先召見了中央提名代表。說他們沒出息，中央既已提名，反而落選，有什麼理由再來吵鬧。他們被主席一罵，一口怨氣憋在肚子裏，只好唯唯而退。蔣主席同時召見簽署代表，說明政府不得已的苦心，本黨的以法律解決，不再退讓，而退讓友黨，卻是一個政治問題，希望善體國家這番苦心，以退讓為榮譽。主席還發表了一篇聲色俱厲的談話，公告全國。在以往，以主席之威嚴，當然一切迎刃而解。不幸，簽署代表依然不肯遷就。

在開幕前夕，民選代表周游，顏澤滋等十人跑到大會堂去絕食。李化成更登報聲明，不能讓與漢奸張頤，要絕食到底。經洪蘭友去勸說無效。而那位候補民主烈士趙遂初也一定要抬了棺材入會堂。雙方堅持至深夜。倘真把棺材抬進辦喜事的禮堂，未免太不像話，旁觀的人到處在說，國難中演此一幕，真有抬棺沖喜的意味了。

中央的要員一方面要和民青兩黨最後協商名額，一方面要處理這吵鬧的簽署代表問題，弄得尷尬非常。最後民青兩黨前來報到了，而簽署代表仍是求去，並繼續絕食。但深夜中十代表忽告失蹤，棺材也被不知名的大卡車刼掠而去，用強力清除了開幕前的會場。

當初有人曾試想用和平方法解決。主張提名與簽署各担任三年，也有主張提名者以遞選方式當選出席，但都遭民青兩黨拒絕了。

民青兩黨也自有其苦衷。青年黨原來提名的是三百名，民社黨二六〇名。而選舉揭曉時，正式當選的，青年黨只有七十名，民社黨六十八名。徐傅霖氏說：假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名額，我們也不說什麼了，而且現在竟只有五分之一，面子上實在過不去。幾經磋商，國民黨答應在簽署代表中讓青年黨一〇一人，民社黨七十二人。其餘再由綏靖區的名額補足。民青兩黨後來又有重選的名額，民二十三人，青十九人。所以最後協議報到時的總額是青年黨二三〇名，民社黨二〇二人。他們如此努力爭取名額，實際還有說不出的經濟隱衷。試看民青兩黨提名的黨員中，有布店大老闆，有公司總經理，更有不少跨黨的土豪劣紳等。有人說：這是出了法幣或者金條買來的。試想，假若不能當選，如何還清這筆賬啊！

國民大會畢竟開幕了。這次除了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之外，並不許修改憲法。總統當然是蔣主席了。唯一可做的文章，就是看副總統的逐鹿。所以爭吵經年當選的國大代表，唯一可做的工作，也只是選舉一個副總統了。至於副總統是否實際圈定，形式選舉，那就不得而知了。

副總統的競選人目前共有四五位。李宗仁最早表示競選。程潛、于右任表示得晚些。而

陳辭修去矣！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訊）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這是杜甫秋興詩的感慨時事之語。當着天寶亂後，肅宗還都，民力凋殘，強藩漸起，此時此地，決不容朝堂上下，再做偷安的迷夢，照理應該振刷一番。却不料已靡爛了的唐室官僚社會，糜壞裏再生長不出鮮花，依然噴吐着靡爛的氣息，大敵既去，不感謝這是人民不忘故物的忠愛熱忱，和驚勛官兵打擊敵人的功績，及時予他們點德政，所忙的却是官爵的陞除，新戰勝的武夫悍卒，大發其接收財，買田置屋，過起驕奢淫佚的生活，小皇帝也貪着迷人的張良娣，昏得連爸爸都不願要了。外邊却要窮兵黷武，徵調頻繁，拏人命來填慾壑，輸送成千成萬的良家子弟，攻河北，打永王，操同室之戈，做穴中之鬥。所謂新政也者，不過調換幾個同類而不同姓名的官兒，甚且把更壞的代替了壞的，更無能的代替了無能的。房琯貶於房陵，李泌放於衡山，卽連百無一而略用其傲骨之害生之流，如我們的詩人杜甫，也讓他沉淪關外，步同悲秋，也何怪其一蹶不振，種下藩鎭百年之鉅患呢？官僚社會之本質，正係如此，讀歷史，看新聞，今代的詩人怎樣呢？

一兩月來伴着美援的聲浪，南京城內的「政治改革」的聲浪，也高揚起來，在社會方面，有好幾種座談會，與國民黨六屆代會時期的革新座談會相似，而規模較小，行動也不統一。已表現出來的，有南京各大學以金陵爲主的各教授，對時局宣言，顯斥「手諭政治，使官吏爲傳達」，又有四十七教授而以政校爲主的政改方案，臚舉目張，好話說盡，假如不看題目，簡直懷疑是國民黨的又一宣言。更以揣談土革，國民黨內的飛躍革命派的蕭錚一行，標示土地改革方案，以地權讓諸佃農，負担隨之轉嫁，騙騙鄉民，來對抗烽火集團的土革政策。在政府方面顯然在更動人事，最着痕迹的是陳誠發病乞假，何應欽奉召回國。

遠在抗戰初期，陳誠和何應欽路線卽不同，作風亦兩樣。在軍事方面；何是在朝，陳是在野，何無遠志，而陳有雄略；何扶植黃埔，如乳母之飼嬌兒，陳投保定軍官，建立戰功，類鏢客之衞恩主。陳又熱心政治，所至招攬賢才，廣延名譽，其人又廉潔自持，敢爲高論，鄂西一隅的政治，消極方面確做到官不貪而軍不擾的地步。又鬧些新花樣如減租減息運動，和文書改革，計劃教育，三年建設計劃之類，幕中人如朱代杰等，曾隨着第三黨跑過幾天，懂得點經濟鬥爭的法則，物價問題，迄未嚴重。一時海內想望，以爲可託之人，連洋鬼子也相信了。所以宋代孔後，卽繼之以陳代何，當時實意味着「政治改革」，所以重慶大公報曾著論喩之爲「開油門」，竟以爲漸走向民主之象徵，卽連政治協商之時，馬歇爾的初來，並也對之起有某種希望，這是陳將軍當政的遠景！

抗戰勝利以後，陳將軍以國防部參謀總長兼青年團書記長，有人比之爲「文武國防，兼籌並顧」，利用政協整編方案，着手整編軍隊。這一下，何系舊將，黃埔元勛，和雜牌隊伍，幾幾乎都是整編對象。同時國防部組織之大，簡直是另一個政府體系，一手造就，一手用人，凡是鄂西部屬（如王開化），三八舊人，（三八者：八軍，八師，保定軍官八期）文武同歸，薰蕕一氣。軍隊則「整舊更新」，政治則東抓西奪，一時疆吏，如鄂萬，湘王，冀孫，粵羅，豫劉，還有東九省的幾個，眞可以算是氣焰薰天了。却不料軍略鑄成大錯，旣不相信人民的力量，陷入「純武器論」的錯誤，又不相信人家的部隊，過機就「吃」，老人旣不見用，新人的經驗學識都不夠，只是以氣勝人！尤其是整編一事，成立了許多軍官總隊，有用的人力，置諸無用，國庫依然保持浩大的支出，轉業問題，平空擾亂地方政治秩序，一股怨氣，充溢兩間，外失軍心

來頭最大的要算孫科。傳聞李氏自認對付于程兩位，似可穩操勝算。孫科却是他一個勁敵。

且不說一班國大代表對幾位競選人的觀感，先聽聽孫李兩位夫人的談話倒是滿有趣的。兩位夫人同是國大代表，同時前往報到。記者問孫夫人選誰？孫夫人說：孫副主席十五歲就爲國努力，我當然選他。記者又問李夫人選誰？李夫人却不明說。她答道：『我是民選的，我要研究研究民意之歸趨，看看國人中誰果眞爲國努力？誰是唱高調？誰又坐享其成』？後一句彷彿隱隱有所指。

孫氏的突如其來，有人說是當局轉請王寵惠勸駕的，因爲眼看于程的力量打不倒李，所以要用孫氏這張牌。假若果眞確實，則黨的力量會大部支持孫了。不過孫表示不放棄立法院長，並且聽說已經得到默契。很早陳立夫就表示對立法院有興趣，並參加競選爲立法委員。假若孫氏放棄立法院，則競選副總統必定當選無疑。因爲CC會全力支持交換。而今要二者得兼，未免分散力量，且亦可做爲李氏攻擊的口實。

副總統能否兼立法院長，這是當前副總統競選中一個重要關鍵。假使決定不得兼，孫或舍副座而爲院長，畢竟一院之大，可以位置許多人。社會早已提出不能兼職的理由。孫氏亦知道是重要爭點，所以在記者招待會中，一再解釋兼職不成問題。他主要的解釋有三：(一)憲法未規定副總統不能兼職，(二)『總統不是官吏；』(三)副總統做立法院長，並不行使政權，只是票數相等時才投一票，故不影響內閣制。李方的答覆是什麽，我們還沒有聽到。其實這三點是不値一擊或一擊卽破的理由。當然，這裏我們局外人不必再去參加這些爭論。說句笑話罷，憲法亦沒有明白規定不許總統兼職。以蔣主席之地位能力，總統而兼五院院長，豈不更爲事權統一，舉國服從了嗎？這又成了怎樣一個局面！社會上却在說，中華民國地區之大，人口之多，難道五院院長，總統及副總統七個人都選不出來嗎？果然如此，那又何必談民主憲政？若可分別選出，而孫氏堅持兼職，這種一人包辦的作風，根本又違背了民主了。話雖這般說，問題的最後決定，當然在最高權力的一人，不在幾千國大代表，更不在幾萬萬人民了！

大選時期，總統沒有第二個競爭者，却令一批人集中精力爭副座。並且副座只是一個空頭資格，無從問事。而競選者却大吹大擂發表政綱，這却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聞。其實誰爲副座，最後還是總座一句話。孫氏競選政綱之一是蔣先生信任他，這不就明了一切嗎？官場如戲場，戲場沒有鑼鼓，過分冷淡，誰來看熱鬧。照此說來，『絕食』，『抬棺』，這些把戲，相反相成，倒爲這次國大添了不少風光。

將來的結果，大槪總統就是今天的主席，副總統就是今天的副主席，名義不同，人物依舊。卅年前北京流行過一副對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合來是民國總統四字，今天若是懸之首都，依然恰當。這場熱鬧，於當前國困民貧的局面，有什麽補益？戰爭已到長江邊，南京在趕着辦大選喜事。實施憲政是個多麽美妙的名詞！國大就在這個前題下畢竟召開了。（三月廿九日）

爛污東北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訊）「東北在搞甚麼」？答：「在胡搞」。「沒有人好好搞嗎」？「有，太少，信不信由你，這全是實話。東北今天弄得烏烟瘴氣，就是胡搞的結果」。

（一）軍事：熊式輝，杜聿明先後出關，當時東北人的印象裏只有杜長官，不知道行轅還有一位熊主任。熊杜兩人共事不久，就貌合神離，軍政不調協，每次東北大戰，杜一人担當，很少與熊商討。杜有兵權，熊是牌位，兩人的裂痕隨着共軍的攻勢，一天深一天。杜與孫立人也合不來，究竟是由於派系不同，還是彼此輕視，或兩者兼有，難下斷語。事實上，杜極力排擠孫。去年六月共軍五次攻勢的時候，國軍連丟十幾縣，杜曾向孫表示：如今我們只可代最高當局受過。孫就向外人說：「最高當局有何過？如果有過，就是用杜聿明當了司令長官」。當局大概很清楚東北軍政首腦磨擦內鬨，所以纔調走孫立人，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擴大行轅職權，熊杜一齊離開東北，派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統攬軍政大權。陳誠去年八月到差，即向東北人民發出支票，要整軍風、政風、學風。六次攻勢的時候正值雙十節，陳在紀念文告裏說：「只許共匪有六次攻勢，不許有七次攻勢」，言出未久，十二月十二日共軍的七次攻勢上場。陳總長指揮不靈，國軍丟盔敗甲，一風未整，局面已經不可收拾。換上衛立煌爲東北剿匪總司令，東北人對衛尚無惡感，因爲一、衛上任不久，二、衛不濫發支票。正在今年二月初瀋陽形勢最緊張的時候，陳登機而去，不許地方報紙刊登新聞，起初市民多以爲陳總長還在坐鎮瀋陽，後來纔知道總長已經在二月六日那天溜走了。市民歌頌陳誠：「陳總長眞不善，火車南站通北站，不打八路軍，專給自已幹」。「火車南站通北站」是指鐵路太短了。「不打八路軍」是眞是假，只有八路軍知道。「專給自已幹」，倒不是說陳總長搜刮了東北，陳總長一身廉潔，在東北軍政大員裏還算第一人，老百姓駡的是那些軍官與政客。軍人的罪狀太多，老百姓都能睜眼看到：某軍長×××，接收了長春瀋陽兩家印刷廠，辦了兩家對開報紙，吹噓自已戰功。又到處接收醫院，擴充自已的軍醫院。竟究是打仗，還是辦報，還是辦醫院，叫人弄不清楚。去年在阜新陣亡的唐燕師長的太太，被這位軍長勾引，兩人開始併居，引起家庭糾紛，自已成爲了雙重內戰主角。駐長春的某軍長×××，整天與紅舞女「蘋果小姐」鬼混，長春市民無煤無電，他們却三天兩頭開跳舞會，揮霍軍餉。去年在西安（遼北省）被俘的×師長×××身上帶着六隻大金鐲，臨死不捨財，到了哈爾濱捐給「解放軍官教導團」兩隻，他本人也在教導團受訓。團、營、連、排長搞的更亂，到處討老婆，搶房子，凡是人民的，就是軍隊的，難怪共軍登高一喊，全體繳槍。現在東北國軍還控制着長春、瀋陽、本溪、新民、撫順、鐵嶺、錦州、錦西、興城、綏中等十個不完整縣。政府說：「絕不放棄東北」，瀋陽剿總說：「我軍有萬全把握」，誰也不信了。

（二）政治：更是一團糟，九個省政府，除吉林遼甯兩個省府還有點事可幹外，興安、遼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安東、在瀋陽住閒，哈爾濱大連兩特別市政府也整天閒蕩。南京方面從不考慮這些機構究竟有無存在的價值。唯一作用是消化已經膨脹了的流通券，沒有事打打麻將，送送人，接接人，這是七省二市的經常工作。瀋陽告急了，大家一齊飛去。平時吃白飯，戰時就登天，人民恨透了這些官員。八路來了要被俘虜，應該走，可是政府爲甚麼不早下令暫時解散，眞的掌握了全東北，再成立各省政府也不晚，何必現在徒增人民負担？

東北還有一個最高的政治監督指導機關，那就是東北政務委員會，在一所四層大樓之內，設着財務、農田、水利、文化、教育、交通等處，養活着幾百人，內釀民怨。有人謂政府自勝利以後，有兩大錯誤，政治上是接收舞弊，喪失民心，軍事上是整編無方，頹毀軍氣，這自然予反對者以口實了。大風起於蘋末，是上年軍官哭陵的一幕，接連着張靈甫陣亡沂州，胡宗南却打下延安，對照之下，陳將軍的指揮信仰是動搖了。羅卓英在廣東「只問私事，不問公事」，政績異常，不僅，也使人覺得陳公的「知人之明」，不過如此！皆足以使最高當局，對之漸生懷疑；何況門下少年，又每倡「第二領袖」之說，召致疑忌呢？

最直接打擊陳將軍的政治生命的，是東北軍事。這裏又有政治圈裏一套手法，當着東北人大不滿意熊天翼的時候，二陳系，苦攻政學系，而選擇了這一弱點而進攻，更當着杜聿明處置孫立人不當，軍事波瀾造成非易帥不可之局，這時所謂政學系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鼓動人來進言，謂「東北之事，非辭修莫屬」，這時華中軍事吃緊，白崇禧首進民兵之計，但與陳先生的政策不符，參謀總長下面的幕僚，百方阻撓，急得小諸葛直跳，也實在希望「芒刺」去背，而山東軍事明勝暗挫，陳先生自覺不佳，也有擇地親征之想，經過一部份東北人士與有關之人士的慫恿，陳將軍遂慨然以「閣部督師」，接受東北行轅的大命了。

東北本是潰爛之局，軍紀吏風，不成事體，這與陳公嫉惡如仇之心理顯相違悖，又經東北人在京的「激將」，於是大刀闊斧，整頓一切，大招軍人之怨。軍略上又不信民衆，打擊游擊部隊，爲敵增援，命令過於呆板，東北的國軍，被置放於處處挨打的地步，新一軍破碎不堪，新六軍痛哭求去，吉長變成死島，瀋錦寸寸不通，一盤輸棋，明明白白地攤開，東手無策之下，不得不「胃痛大發」。可是反觀出熊天翼的有辦法，仍以重要人物的姿態，就夕隨飛，錦囊妙計，層出不窮，救出政學系的一着敗棋，軍事無能的弱點，全部暴露，雖無人狙擊於左右，也是非下台不可了！傳說陳乞假出洋，會搏得「有臉見外國人嗎」的呼斥，這是從未有的「不禮貌」，有人估計，何去倘存重來之日，陳下台則一輸到底，中國政治人物本是宜於忠厚圓融，不歡迎矜露鋒芒的，陳與何的優劣在此，但適合環境，陳却遠不如何，以此推論，何的回國，復掌軍樞，大概是已成之局了。

緊隨着軍事首長更調，京中又傳說張岳軍倦勤，孔庸之再來之說，但經常識判斷，殊不可靠。張岳軍以和議起家，以拉攏派，裝點民主登台，却以戡亂剿匪爲政績，內心的苦悶可知！用人行政，一本最高的意旨，還要數行黨內意見，物價愈平而愈漲，政治愈倡而愈消，自華中總體戰的名詞出現以後，差不多盡是「軍人主政」之天下，其不快更可知！如果此時而還積極，非笨蛋即瘋狂！但可以擔當「輔臣」而不遭忌刻的，當今之人，確也寥寥可數。宋有事於西南，經濟建設，公私兼顧，遠較行政院來得實惠，暫時並無再幹之意。孔的簽名和才具，不失爲「庸之」，對之國可放心，其如內之少壯軍人的反對，外之國際輿論的不滿？恐怕未必能悍然提出！張在此一期間的表演，雖屬平平，但戡亂工作，有人出頭，苦心會爲有理智的人所諒解，自家奉公守法，小心翼翼，也爲上面所信賴，加之閣員全出於親裁，政令多仰於內旨，宛然順命，我見猶憐！縱使窮酸的公教人員，容有不滿，現在按指數調整待遇，事情也算過去了。以此推論，行憲後的第一任內閣，仍恐非張莫屬，否則便殺出個冷門來，因爲軍政權全在地方，中央已成守府，什麼人都不能有大影響，即使外人，也不妨事，君如不信請看下文分解。

北僅有四十八個鄉，還談甚麼交通、農田、水利？純粹是一個空架，是公文袋，叫人民頂着背着。政委會有六位常務委員，朱懷冰、王家楨、馮庸在北平，張作相在天津，只有代理主委王樹翰老頭子與副主委高惜冰在瀋陽，要開會都不夠法定人數。另外還有六七位委員，其中也有一部分離開瀋陽進關了，還指導甚麼政務？再看看東北官員們的醜態：最高政治首長的內弟，藉勢力在瀋陽辦銀號，關外的錢流到江西去的不少。父親掌握東北經濟大權，兒子處處違背父親的「計劃經濟」政策，又有江蘇人的優越傳統，在瀋陽經營工廠，開貿易公司。姐夫，父親表面是清官，小舅子、兒子暗中撈錢。另一位管糧食的大官，去年調南京還是管糧食。東北鬧糧荒的時候，他曾一度南飛購糧，其實他個人的囤糧最多。卸任不久的某特別市長，連運垃圾掃馬路的工作都未做好，自己辦公室放着一對「姊妹花」，女學生向市長請願，一談一個上午。市長雖然垮台，但還有國大代表的身份，現。某流亡主席在瀋陽無事可做，就順便討妾。又一個僅管轄兩個城市（三月九日以後只有一城）的某省主席，從來沒有到過北方，他是珠江流域的人，現在北平有他一所華麗的住宅，那裏的錢？在省會專修游泳池運動場，邀女教員去游泳，然後又在私邸「召見」，那一點資望像「主席」？修游泳池用的是東北救濟分署以工代賑的麵粉，救濟分署長被五省二市控告，這也是一個原因。案子很多，署長有辦法，徒刑換來免職處分，可是分署遼甯辦事處長及遼北吉林兩辦事處許多職員都入了牢。東北最高軍事機關的政治部主任，接收了數不盡的敵偽物資，東北籍官員連名告發，要給他立貪污紀念碑，國防部軍法處也派人到瀋陽徹查，此時業部長也到瀋陽，案子不了了之，人錢一齊入關。東北政治貪污無能到了頂點，使甚麼收攬人心，憑甚麼打八路？七次攻勢，共軍連下十幾個縣城，瀋陽也要丟，纔有人民代表請願團晉京之舉。這請願團是否有副作用，不得而知。其中一位代表，在北是吉林人民代表，他本身是松江省財政廳長，明明是政府官吏，硬說是人民代表，簡直是欺騙人民，居然政府也接見了他。東北請願團已經回了東北，他還留在上海，請問他是替誰請願？以上雖然全是個人陰私，也足能看出政治的無能。人民冤枉死了，但是沒有了人民，那兒來的官吏？

（三）經濟：日本投降的時候，東北物價相當穩定，政府怕內地物價影響了東北，纔發行流通券新幣制，用意良苦。可是兩年以後，關外的物價高於關內三倍以上，流通券已經不起隔離作用。流通券每隨東北戰事貶值，由一元流通券換十一元五角法幣的法定比值，跌到一元換六元，所以有人主張收回流通券，東北也改用法幣。問題是收回流通券需要大量法幣，這筆印刷、紙張、運輸等費用也相當可觀，在全國幣制還有問題的時候，流通券的問題只好暫時擺在東北。

東北每月軍政開支要兩千億流通券，雖然最高的面額已經兩千元，但是印刷仍來不及，最好是叫鈔票多回籠，的唯一辦法，所以今年一月開始，東北當局似乎對匯兌不加太大限制，國家行局一律接受，在七次攻勢的時候，就有一千億零五千萬的資金（流通券）藉着匯兌逃入關內。然而這回籠之數，依然不夠軍政開支，每月還得發行新鈔近一千億（流通券）。東北人認為這筆戰費實在不能全叫東北人負担，所以要求重新訂定法幣與流通券之比值，而且請政府准許兩幣關內外流通使用，大家一齊來負担戰費。政府對這個要求很費考慮，只有四十八個鄉鎮的東北，一定有很多流通券流入了共軍手中。政府去年發行了多少流通券，我們不知道，可是去年一年當中，國軍放棄了二十幾個使用流通券的縣份，用現代語來說：「那些流通正是共軍套換政府物資的工具」。如果允許流通券進關使用，難保關內物資不被共軍套換，影響物價，所以政府考慮結果，限定凡持有飛機票副張的入關旅客，可以在平津國行以流通券兌換法幣，有火車票的旅客，可以在山海關兌換法幣。如此規訂，似乎是叫共軍手但依我們常識判斷，共軍必有一套運用流通券的方法。前些日子瀋陽黃金暴漲，無理由的可以相信有一部黃金被共方收購而去。眞正有力量擾亂關內外物價的不是共產黨，而是政府區域的人們及官員，譬如飛機帶黃金出關，關外黃金比關內高半倍或一倍，在東北換了流通券又從銀行匯入關內，往返一次可以牟利一倍，一億可以賺一億。關內流通券貶值，百萬法幣換十六七萬流通券，所以有人在關內大量收購流通券，用飛機帶到關外，再從關外以法定的比率匯入關內，輕而易舉就可以發財。關外資金大量內流，各地物價起波動，連陳啓天部長都說，「是受關外游資的影響」。政府只想到共產黨是敵人，其實政府的官員專門拆政府的台。

（四）文教：從接收到現在，東北就沒有使文教工作走上正軌，甚至連偽滿時代都不如了，近一年來，東北文教工作的沒落，更非所能想像。瀋陽五家大報非黨即軍，全紙官方言論，看了一家就等於看了其他幾家，淡而無味。每當時局緊張，件件新聞蒙蔽人民，從來不能指責是非，報導事實。有一天中宣部東北辦了遠招待記者座談會，討論新聞工作，大家意見很多，不外是如何「協助政府戡亂，消滅共匪」。偏巧就有一位總編輯發言：「今天社會上有許多問題，應該指責，可是編輯記者每拿起筆來就發愁，揭開問題，自己要負責。罵嗎？又要惹禍，想來想去沒有辦法，還是罵罵共產黨吧！我們今天只有罵共產黨的自由」。這句話說到每人的心坎上，全堂大笑。兩年來在東北沒有聽說誰扶植過戲劇或藝術工作。市面上專寫「共匪不滅，國不富強」一些八股宣傳的標語，坊間流行的是有毒素的黃色刊物，學生想找一本精細英文字典都很少。政委會的文化處從來沒有發動過一件有益於文化的工作，專門研究學生思想，如何控制他們，如何逮捕他們。

談到教育，地方有罪過，教育部罪過更大，東北大中小學，連難民收容所都不如，學生老師吃不飽，三天一逃難，五天一搬家，校舍隨時被軍隊佔用，現在還有許多中小學在操場上課。國立東北大學是糟糕，沒有教授，學生是一百多個單位保送去的，一部份學生程度不如初中。私人辦學，教育部一向不過問，瀋陽私立中正大學招收一兩千學生，杜聿明自任董事長，張忠紱掛名校長，余協中代理校長，無頭無尾搞一陣，最近下個命令解散。學校不是軍隊，可以隨便解散嗎？朱綸女士去年隨便辦了一所女子文理學院，收兩百多學生，今年朱女士也下令解散該校，這成甚麼話？教育部事前不管，事後不問，把教育當成兒戲，難道只喊「打倒共產黨」就夠了嗎？瀋陽還有一些不三不四的獨立學院，如私立遼東學院、私立河北大學等，濫收學生，教授是一羣教中學都有問題的混子，朱部長去年到過瀋陽，曾否眞正瞭解東北教育的情形？十幾年來喊着收復東北，東北也是政府摧殘的對象嗎？今天的罪過太大了，想想吧；你們這批人究竟在東北搞些甚麼？（三月二十日寄）

北大「三·二九」前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這是個恐怖和猜疑的時代，「五四」犯了忌諱，青年節的頭銜便轉到「三·二九」的頭上去了。現在，「三·二九」也成了一個恐怖的日子，平市黨政當局雖然大吹大擂要擴大慶祝這革命的紀念日，但他們自己的注意力却集中北大幾千學生身上。因為恰在這幾天，天津南開、北洋等校五百餘同學正趕來北平作春季旅行，住在北大，並且在二十八晚有平津同學聯歡會，二十九日還決定參加黃花崗先烈紀念會，神經過敏的人便以為「奸匪」又要乘機活動了，於是治安當局慌了手脚，二十八日的黃昏就有大隊的武裝警察開到北大沙灘的周圍來，荷槍實彈，隨時在作衝鋒的準備。但當晚出入北大還很自由，所以當天晚上會場人數達一萬以上，「六二」以後，民主廣場能集合這麼多青年，這還是第一次。大會進行的時候，北大當局曾警告大會主席團，說是如果會中有詆毀政府的言行，外面的人就會馬上衝進來。但這晚幸而相安無事，而且在熱情澎湃的時候，主席團在羣衆歡呼聲中宣佈了平津九大學自治會聯防的消息。散會時，大家還高呼「民主新中國萬歲」等口號，在火光熊熊下，愈覺得聲勢浩大。

在這種情緒之下，衆料在第二天的紀念會人數一定更多，因為在這莊嚴的紀念會中，有北大許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張東蓀，清華張奚若、吳晗諸教授的講演，講的又都是大家所苦悶的問題，大家正好從這裏找到一個方向。可是，二十九日一清早，北大周圍的交通就斷絕了，許多來北大的人都被阻住。北大是在重重的包圍中，沙灘的交通口都擠滿了警察，九時許，還有大隊的徒手警察繞着北大在遊行，遊行後，又在北大周圍的牆脚下停下來。據估計，這天出動的人員在二三千以上，比「六二」時還要多。然而，學生們並不緊張，因為他們本來沒有打算做什麼。不過他們却在担心這天下午的紀念會是不是會流產，他們担心教授們是不是能夠來，開會時會不會發生事故。下午，教授們除燕京清華的三位因病不能出席外，北大的三位都趕來了，其中許德珩先生本來有病不打算來，聽說北大被包圍，便奮然抱病趕來了。會場的秩序，賀麟訓導長曾赴警備部交涉，警部申明純是出於誤會，下午並允許三五個學生在某些封鎖口通行，開會時，賀並曾赴會場巡查，也盡了他個人的責任。這是北方學府可寶貴的地方。

二時許，在千餘青年的切盼下，講演開始了。許德珩先生首先講「黃花崗起義與中國的社會政治」，他說明黃花崗起義的成功處是這一羣下層智識份子認清了當時的局勢非革命不可，不怕一切「匪」「盜」的污衊，當時孫中山先生就被稱為「汪洋大盜」。但是，在政治上却失敗了。一、這個革命運動是智識份子的革命，沒有深入到中國廣大的工農羣中去，結果舊政權倒了，舊官僚却借着新政權還魂。二、「平均地權」沒有實現，官僚資本反而抬頭。許先生并強調：「誰能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誰便成功。」三、民生政治沒有實施。末了，許先生說：「今天新中國的青年，要學習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全力全心為中國苦難的大衆獻身，不要自蒙，不要徬徨在中空。今天我們不怕被人叫做『匪』，叫做『盜』，不怕一切無恥的污衊，勇往直前，才對得起先烈！」

袁翰青先生指出中國智識青年只有一條路，就是：「要永遠貢獻你的一生，拿出所有的力量為中國苦難的人民去服務。」他給青年擬了一個誓詞，就是：「我，智識份子，認清了智識份子應走的道路，絕不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堅決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為新的中國而努力。」

樊弘先生的題目是「兩條路」。（編者按：請閱本期樊先生專文，避免重複，此處刪略。）講演完畢後，場中掌聲如雷，一個同學出來說：「三位教授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對他們應當有所表示，我提議大家列隊歡送他們出校門。」話畢，全場歡呼響應，一列壯大的隊伍立刻自動地排起來了。三位教授踏着堅實的步子向前邁進，同學的歌聲響徹雲霄，只覺得滿場盈溢着熱情與生力。一個多麼偉大的場面！外國的記者們莊重地收入了他們的鏡頭。

三位教授跨過校門時，稍微停一停，便在同學的歡呼聲中登上了汽車，然後汽笛一聲，「嗚嗚」的突破重圍而去。同學們望着他們的背影，依依地守在校門口，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兒，接着又呼「警察學生是一家」，並有人從紅樓的窗口播講今天開會的意義，對於警察們辛苦的呆上一天，也致懇切的慰問。警察們非常感動的樣子，不久就都奉命撤退，這一天的緊張空氣這才鬆弛下來。

空氣是暫時鬆弛下來了，但是，整個的壓力並沒有撤退，今後的北平學生會隨時要受到威脅的。這信號已經發出了，就在二十九日的報上，警備部公佈要查禁華北學聯。緊接着這查封令之後，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同學在匯文中學訪友時，被特務們搞打一頓，打後還在匯文合作社私刑審訊，審訊後，又由四個人持槍威脅，架至警備部，聲稱「捉到一個八路」；在警備部又被審問一番，因為問不出一個罪名來，這才釋放。又據匯文的同學報導：匯文已成為一個恐怖世界，校內特務常持手槍威嚇同學，校長對之毫無辦法。而前此備受苦刑的鄧特在三月三十一日又被地院傳訊，檢察處所舉的罪嫌仍是「受華北學聯領導替共匪宣傳，辦弄流壁報」那一套，更令人不解的是訊問時，法官還問到學生公社和子民圖書館，彷彿什麼都犯嫌疑似的。

從盧一鵬的挨打、匯文的恐怖情況看，誰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從鄧特的罪嫌看，華北三萬學生誰能免於被捕？現在，北大學生為這些事件又在召開代表大學，可能引起罷課，參加自治會聯防的其他八大學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吳晗教授說：「青年的共同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後事如何，我們且等着瞧吧。

惠函注意

一、關於投稿、投函、以及一般意見的交換等，請寄本社「編輯部」。

二、關於定閱，查詢刊物，更改地址，以及購買合訂本等，請寄本社「定戶課」。

三、關於購買叢書，以及查詢與預約叢書有關的函件，請寄本社「叢書課」。

四、關於同業來往，請寄本社「批發課」。

五、無論是定戶或預約叢書諸君，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沒有法子查。我們已經在封面上聲明，但有些讀者尚未賜辦，務請注意。

六、寄給編者的信，請逕寄本社，切勿寄到復旦大學去，以免延擱。

鄭兆艮和積鐵

費孝通

門外傳來十分耳熟的笑聲，這年頭很少聽見的那種從心底裏笑出來的鬆音。除了我在燕京裏同戶的那個被我們稱作「大孩子」的老朋友，不可能是別人。沒有等我去開門，大脚步踏進來的，果然是他，已闊別了五年的鄭兆艮先生。他一手提着好幾匣東西，像是給我孩子的禮物。我心裏想：這大孩子心上眞是祇有孩子們，兒童節沒有到就來送禮。我們坐定還沒有說多少話，他已忙着打開匣子來給我看，果眞是我曾在英國孩子們「小工廠」裏看見過的「積鐵」。

「你那裏去覓來的？」

「我自己造的呀！」他張開了嘴，用手拍着胸膀，臉上表現出高興和得意的神氣。

我並沒有認眞相信他的話，却問他：「這是給我孩子的麼？」

他搖了搖頭，「不，帶給你的。」突然又提高了嗓子：「孝通，這是我的 idea。」——

× × × ×

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在重慶，無意中在渡船上碰着了，一起上南岸，他送我到我寄宿的工廠裏。路上他告訴我：他正在一個兒童保育會做事，他提出了許許多多關於兒童的問題同我，我和他開玩笑說：「我是長成了，誰像你心底裏念念不忘的祇有孩子們呢？」他却認眞了起來，「我就愛他們，可是，叫我怎麼忘得了，他們不得了了呀！」他告訴了我更多後方保育工作不合理的事。怎樣有人把救濟兒童的物資浪費，怎樣有地方把孩子開除了出去，甚至淪落爲娼妓的。他不厭其詳的把我看成了一個申訴的對象，一定要我幫他解决這些他實在看不慣的現象。「你得和我一起來想想法子呀。」在他面前我發覺了自己的卑鄙，我用了老成兩字掩飾了懦弱和冷酷。這時我才領略了「不失赤子之心」的意義。

到了南岸的工廠時，我給他路上的一番話說得很有點感傷，但是感傷却又不是屬於我們這位「大孩子」的。他是個倒頭就能睡的人，問題對於他是怎樣去克服，他不考慮人情，不講世故，不畏縮，因爲他不怕後果，祇要所做的是對的。這也是他綽號的來源。

不失赤子之心，不但是一種道德上的正義感，而是一種 mentality，一種心境；孩子們是好奇的，無所爲的好奇，因爲他們並不把「己」作爲世界一切的中心，所以他能超脫了對自己有沒有好處的標準去看世界。他可以爲一個不相識的孩子的苦難而動心，更可以因爲要免除人間一樁不合理的設施而得罪他的上司，他會在當時沒有想到這樣做對於他的職業會有什麼影響。這種人同樣會發生種種似乎不近人情的聯想，把很多身外的事，不在自己的利益上，配搭起來，成爲各種不平常的 idea。

兆艮在這小工廠裏走了一圈，回頭却和我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教育問題來了。他先告訴我，當他在紅十字會裏做事時，曾經派到緬甸去運東西。他在一路上最看不慣的是司機們糟蹋卡車。他氣憤憤的說：「這簡直是犯罪。一個應當可以用幾年的卡車，到他們手上，幾個月不到就完了。」他說來比丟了他自己的東西更肉痛。我是知道他的習慣的，他從來沒有因爲別人用了他的東西或錢而說過半句怨言的。歸結他的氣憤却又是問我：「你看，怎麼辦才成，這些人怎樣才能使他們愛惜機器？」

「這和你的保育工作有什麼關係呢？」我又逗着他說。

「嚇，我有 idea 了。——」他高興得用拳頭在我腿上重重的打了一記。這種拳頭我是熟悉的。

× × × ×

我雖則知道他出了學校已經換了近一打多事情，但是每次見面我想勸他不要再孩子氣時，祇要聽了他一番申訴，就無法開口了。我背地裏曾和相熟悉的朋友說，「兆艮生錯了一個國家。」他聽見了很氣的回答我：「我就是爲這個國家生的。」——我想他是對的。他這種做人的辦法固然可以得罪上司，席不暇暖的從一個機關到另一個機關的轉動，但是也有常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做來却是輕而易舉。

譬如說罷。有一次他在一個工廠裏去當管理工人伙食的事。這工廠的工人據說是最難管理了，整天愛鬧事，尤其是關於伙食。（沒有好差使會輪得上我們這位大孩子的。）他到了，先去看廚房，一看在污水桶底下全是半熟的飯。他沒有考慮的認爲不該這樣「浪費」，於是把這事揭發了。他把工人找來，向他們說，「你們要吃得好，就是自己管，每一粒米都不該糟蹋。」工人們很高興地接管了伙食，大家監督着合作辦去，幾個月，從沒鬧過一次事。他的本領在那裏呢？其實是很簡單的，他在辦這件事沒有想到「自己的利益」。以往伙食辦不好，就是因爲桶底裏的飯太多。辦事的人不貪污，爲工人福利着想，怎麼會辦不好呢？但是難得的就是這件看上去極自然的事。

還有一次他被行總派到解放區去分發物資。在猜忌、欺騙充滿了的氣氛中，他一看牆上貼着反對行總的標語。他拉着當地的負責人，一定要把這標語撕去，「我到這裏來是用人和人的關係來的，不是什麼黨派對黨派，國家對國家。我要公平的把這些東西分發給應該得到這些東西的人，你不該說標語上的話。人和人往來一定得互相信托，否則就不必做，乾脆。」我想像他那時的神氣必然是像在同學裏講理的時候一樣，理直氣壯，心裏沒有鬼的人才能有這種坦白和勇氣。當地的負責人被他說服了，把標語當衆撕了去，從此他成了大衆的朋友，從沒有受到過一點留難。這在別人是不容易的，在他却很自然，那是因爲他心目中祇有救濟，沒有其他。他不明白在救濟工作中怎麼會有政治，就因爲不明白這個，他完成了救濟工作的本身。

× × × ×

「你離開行總了？」我問他。

他笑着：「凡是有裁員或改組時，我總是第一個輪到的。」在他說來一點酸意都沒有，像是說一條物理的原則一樣。他接着：「我不和你講這個，我是來給你看這個玩意兒的。」他把那幾匣給孩子們玩的積鐵都卸了開來。積鐵是個新名字，在中國也少見。這名詞是從「積木」裏套出來的。積木是許多各式各樣的木塊，孩子們用來堆出各種形式的東西。積鐵在原則上也是這樣。匣子裏有各色各樣的鐵片，鐵片上有着許多洞，另外有許多輪子和螺釘。用螺釘配合鐵片和輪子，構成種種好像風車、昇降機、橋梁、小房子等模型，因之可以稱作「積鐵」。這種玩具在英美大概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他們的孩子們大多玩過這個。

他一手握着一個已搭成的「起重機」，一手拉着我的膀子，頭微側着，眼睛看着我，「你說，我爲什麼弄這個？你不要小看它，我已花了六億了。參考了多少書，換了好幾個圖樣，現在做成了」。

「你是說：你辦了個玩具工廠了麼？」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這是我的 idea。」

於是他提到我們在重慶南岸的話來了。原來他一直在想那時向我提出來的問題。「怎樣才能使中國人知道愛惜和善於應用機器？」這問題在這位心底裏忘不了孩子們的朋友，很容易牽上了教育問題。一個心裏不是眞正有孩子們的人，絕不會想到兒童玩具這個東西。人老成了，早忘

記了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這個一切都是為成人而設備的中國社會裏，我們是否眞正有過童年還是很成問題的。孩子被視作了沒有完全的成人，不完全就是缺陷的意思。我們做大人的就一貫的去征服孩子的「缺陷」，把長衫馬褂替孩子穿上，講話得斯文，見了人要鞠躬，目的在使孩子成個具體而微的成人。房子裏固然不准留一個老鼠窠一般的孩子世界，連在牆角裏的泥沙都不許孩子去經營他的天地。頸項裏套着個鎖片，一周歲就要在盤裏放下銀元、鈔票、文房四寶，讓他去摸，用來測驗他一生的興趣。玩具是多餘的，不但多餘而且是「玩物喪志」，要不得的。狗叫貓叫的小學教科書已改編成對國旗和國父行禮的贊禮口訣。最近我常陪我的孩子讀「小朋友」和「兒童世界」一類的讀物，童話已長成了政治諷刺。我不敢說這是不好，但是孩子們對這些微妙的筆法似乎並不有什麼領悟。——我們還是一貫的否定了孩子們有他們的童年。

我接過那個「曳重機」，轉動那些螺釘，不經意的摔了下來，不知什麼潛意識裏的鬱結在作怪，我把這「曳重機」拆成了幾塊。兆良在旁邊看着我笑：「你小時候也曾經拆壞了鬧鐘給你爸爸打過手的罷？」

「是呀！」

「可是你會裝麼？你試試看，把這曳重機裝回我。」

說來眞奇怪，我明明記得曳重機的模型，可是東裝也不是，西裝也不是，這個螺釘弄上去了，繩子又不動了。那個螺釘裝上去了，鈎子又反了。我失望的撒了手。「兆良，我明白你的 idea 了。我這個腦子，這雙手，祇會白紙上寫黑字，空口說白話，你來給我這個教訓的，是不是？」

「還算你聰明。老實說，你還是難得的，你還會拆，已經不錯了。我已經試驗過好些朋友了。像我們這些年紀的，當我把這曳重機給他們時，他們規規矩矩的端詳了一番，在桌子上一放，再也不肯去動他了。他們和我講很多大道理，一直到我離開他們，他們從沒有一點用手來玩弄一下的衝動，更不知道螺釘是可以卸，可以裝的。可是他們和你一般在討論中國應當怎樣工業化的問題。」

兆良剛從燕京來，他說工學院的第恩先生曾告訴他，班上有一個學生理論念得很通，圖也畫得精巧，有一天到發電廠裏來參觀，却連摸摸機械的興趣都沒有了。第恩先生說他不明白這個學生為什麼要進工學院。

× × × ×

用手去摸東西是一種習慣，在我們傳統裏是不講究的，甚至是反對的。用物質來表現一個意念，也可以說意念的外形化，需要和物質有親密和熟悉的好感。物質要不成其生硬，不成其為精神的對稱，就得靠我們肯動手把兩者溝通起來。這却正是我們傳統文化最缺乏的，也正是我們進入現代文明最大的束縛和限制。一個意念不能外形化，不能在物質裏表現出來，留在象徵階段，祇是個殼子，沒有內容的，因之也是死板的，改變不了現實的。要征服這個缺點，却必須從習慣那底子上做起。習慣得養成得早，童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時代，因為就在這一個時代我們在養成我們基本的習慣。如果我們不滿意於我們的傳統，最應當注重的應當是我們下一代的童年。

這一套話早已說夠了。現在化，工業化那一套論調可以說已經不少了，但是這一套論調却依舊是文章多，事實少。肯把這些理論化成一項一項瑣細的事務，逐一在試驗的却不多。這種工作必然是瑣細的，而且必然是部分的，甚至是片面的。瑣細所以不堂皇；部分所以不完全。對於那些醉心於全部計畫的人是不惜考慮的。

從幾匣積鐵裏去看出中國工業基礎，自不免被大人先生們覺得是荒唐，用時髦的字說，是幻想。不錯的，靠這些零星玩意兒，能做出些什麼有用的東西來呢？但是在這時候能有人注意到從基本上去培養兒童習慣的問題，而且不惜小題大做，拿得這幾匣積鐵來，我却覺得中國工業化的希望至少多了一點踏實的根基了。

也許這是我的偏見，我始終不相信在原有的傳統文化裏，運一兩千部大機器進來，中國就會有工業基礎的。機器是要人用的，它得進入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要用機器就得另有一套生活習慣。這一套習慣才是工業化的保證。我並不說，等人長大了，習慣就僵化了，沒法學習了；但是我願意說，要養成習慣，開始得愈早愈容易。兒童玩具在一個文化裏地位的重要就在這裏。

在這一個從來不承認童年是成人的搖籃，玩具是文化的模型的中國，能有人在這上面下工夫，作試驗，而且能在一切製造事業都這樣艱難的年頭，把曾是西洋文化基礎之一的「積鐵」，介紹到中國來，使中國兒童能自由的和鐵片、輪盤、螺釘接觸，在這些零件中去創造他們的意念——這一切，在我看來，是一件太可以重視的事。我怎能不驕傲，這人就是我在大學裏朝夕相處的老朋友？我又怎能不慚愧，同是一間戶裏出來的學生，一個已經從文字的縛束中解放出來，在活生生的鐵片中表現了怎樣去改造中國文化的一條道路，而另一個却天天還是在筆頭上弄字眼兒，愈鑽愈不能自拔？

× × × ×

「我的 idea 怎麼樣？你不笑我，活了四十年還是個孩子麼？」

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像他的笑聲一般，已經這樣久沒有聽見過，又這樣能打入我的心胸地使我感到一種活力和希望。「即使所有的人都譏笑你，你也會在這樣找到一個瞭解你的朋友。你的成就已超過了我們這一輩了」

「可是，」他接着說，「成本太貴，我沒有法子把這個東西分送給村子角落裏每一個孩子。他們買不起，我也送不起。但是我不願意這變成少爺小姐們點綴的擺飾。這不是我的 idea 。」

是的，這是個鋼鐵的時代，積木、泥娃娃不能代替積鐵，孩子們一定得從小和這個「時代的材料」混熟。但是那裏來這樣多的鋼鐵去做積鐵給孩子們呢？

鋼鐵眞的沒有麼？不是眞的。我們整天在用鋼鐵作武器，在殺人，但是在教育上，這材料却沒有了。鋼鐵象徵了這時代，我們還是在被時代所拋棄，沒有主動的去迎接它。像以往他所問我的其他問題一般，我沒有法子回答他；但是也像以往他所問我的其他問題一般，總會給我認識了一些存在我們四周最基本矛盾。我羨慕他能發生這些問題而不被這些問題所困。這也許就是一個肯用手的人所具有的長處罷？

「我相信，從這方向做去，我會實現我的 idea 的」。我們分手時，他這樣向我說。

× × × ×

讓我在這篇末附帶的說：鄭先生正在組織一個「兒童現代學藝促進社」，他和發明「中華萬能式」的華文打字機的彭澤先生和技師張德澍先生合作製造技術科學玩具。他們利用製造打字機的機器製造積鐵，第一批出品已經成功，為數祇有幾百套，是試驗性質。他們不願把這種玩具弄成營業的商品，而想設計出一個辦法來能大量的供應兒童的需要。他們的工廠是在天津十區宜昌道。據鄭先生向我說，他們極歡迎對這問題有興趣而熱心的朋友們去參觀，並且一同想出個最有效的供應方法來。

三月三十日　於清華勝因院

本社新裝電話

本社電話業已裝竣，號碼為(02)62432，謹請本市各界利用為荷。

一顆微妙的心

袁昌英

十年不見的老朋友，尤其是這抗戰的十年，忽然又在這舊遊的珞珈山相會，眞是滿腔舊事，不知從何說起。可是在茶香晝永的小客室內，老教授的談勁，終於駿馬般奔放了。在這十年中，他老吃盡了窮與病的苦。病是由窮而來，於是話頭就轉到窮事上面去了。談到這上面，他那雙曾因營養不足害病而險些兒瞎了，却因施行了最困難的手術而轉危爲安的眼睛，忽然放出興奮的光芒，聲音也特灑脫。他這末從容不迫地說道：——

「七七事變之後，我帶了家眷，來到珞珈山，因爲北大已經停課，準備遷移了。有一夜，我躺在招待所的牀上，一顆心却在上海大場的炮火中奔跑，眼見每個中華健兒爲國致命於疆場，我的靈魂就以眼淚送他死一趟，跟着他上西天一回。回來之後，却又不免問到切身的瑣事。戰爭這末下去，如何結局？我們往那兒去？當然跟着學校遷四川……四川，舉目無親的四川……一家兒女將來怎麼辦？萬一學校發不出薪水？萬一物價高漲？萬一戰爭更惡化？越想越想不出路頭。好在銀行摺子上還有一千八百元存款。今天報載金價是百元一換。這等於一斤二兩金子，很可用些時！可是前不些時金價還是五十元一換。看來金子是要漲的。不如換成一斤二兩金子爲妙……可是國家須要金子兒槍炮，禁止民間買賣金子。昨天報上不是載着某某女教授捐巨量金子的新聞嗎？多豪邁，多壯烈的舉動！我還去買金子，這可不應該，良心上過不去！可是這一家兒女將來怎麼辦？

「如此那般……通宵沒有睡好！

「第二天早上，我不知怎的忽然向太太發問道：「喂！金子一百元一換了，你要不要買點首飾？」太太睜開大眼，驚奇地反問道：「首飾！我幹麼要首飾？」

「良心即刻發覺自已的不妥當，也就禁止我再說下去。

「幾星期之後，我們千辛萬苦逃到了重慶。金子已經漲到二百元一換。一天我又不知怎的向太太提議道：「喂！金子已經漲到二百元一換了。你要不要買點首飾？」

「「首飾？我幹麼要首飾！我又不是新娘子！」

「良心又禁止我再說下去。

「不幾時，我們到了嘉定。街上金舖裏擺着燦爛的金鐲子，金戒子……金價已是三百元一換了。我和太太逛着街，在金店的窗台前停住了脚……我又不知怎的問太太道：「你看，那副金鐲子多漂亮，你要不要買？」

「「我要牠幹麼？留着錢喫飯要緊！」

「良心又禁止我往下再說。

「不多時，我決定回北大。由成都乘飛機去昆明，是惟一的方便路線。小北京的成都的確不錯，街道寬敞，市面繁華。我和太太不免閒逛一番。金碧輝煌的銀樓，引誘視線的力量特別大。金價已是四百元一換了。我又不知怎的拍着太太的肩背輕聲說道：「喂！成都金子成分好，你要不要買點首飾？」

「太太這次可不客氣了，反轉頭向我驚而帶怒的說道：「你這會兒怎麼變了性，總嚷着要我買首飾？我從前要買一隻戒子，你都不肯！你這向發了洋財不成？」

「良心絕對不准我加以解釋了。

「到了昆明不到半年，金價已是五百元一換，一千八百元存款，還可買三兩多金子……我又不知怎的向太太提議買首飾。太太要留錢喫飯。再又些時，一千八百元已經買不到一兩金子了。我也就從此死心塌地不再轉金子的念頭了。

「三年之後，那一千八百元仍存在銀行裏。可是我患傷寒，連買藥也沒有去想牠，因爲牠已不夠格買一服藥了！

「我因營養不良，發生眼膜脫離重病，籌不出赴成都施行手術的費用，幸而有一位富而好義的學生替我設了法。在成都醫好了病之後，我又回昆明繼續教書。

「一日，太太要我籌一筆巨款買柴，我忽然想起了那存在銀行裏的一千八百元。我於是連本帶利一起取出來，交與太太買柴。太太歡天喜地買了十來擔柴，得了便宜的買賣，滿心高興！我也跟着助興地說道：「好便宜的柴！一斤二兩金子買十來擔柴！」

「太太驚疑地問道：「一斤二兩金子買十來擔柴，那有這末回事！」

「我祇得撫撫着懷裏最小孩子的頭，向他笑道：「是呀！你媽媽的笨，你爸爸的良心，把一斤二兩金子買了十來擔柴，你明白嗎？」

那對光明得似烏晶的天使眸子似乎倘不容易瞭解我這顆微妙的心！」

三十七年三月廿三日　草於珞珈山

（上接第九頁）駁大使的抗議。這文章是不難找出的。請你們參照那個去研究一下。當倫敦與啓布林同時有了兩個政府時，歐洲的和諧早已不存在了。等到原子彈及跟在後面的原子外交出現，兩極化的大勢便已完成。兩年前的盟友，今日是敵人了；兩年前神聖的「是」，今日是不可恕的「非」了。英國的貝文不必死，因爲他從始便看淸了這個厄運，而且已「適應」了。鐵托及摩爾那也不必死，因爲他們始終就穩站在河的一岸。我却是個夢想者。我父親多瑪士的夢想完成了，因爲那時世界是錯綜的，而不是單純兩極化的。你們放心，有千萬家財萬單人馬的「第三」方面失敗了的，天底下怎樣白癡也不會夢想擔當那義務。我不夠聰明，但還知自量。和平需要橋梁，廝殺當兒是用不到那個的。今日是不許想，不許猶豫，是脫下外衣投入戰鬪的時候了——無論投入那邊，生活都比我的有意義。我的死，是由於一個政治哲學的破壁，一個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濟走不通的承認啊！

我旣然委託時間來仲裁，就不必再嘵舌了。我流亡前後，及在敦倫期間的演講信札是已印行了的，我爲公事投票的紀錄你們是有的。根據那些，裁判我。沒有署着我名字的，我不能負責。我信任你們那份公平。現在整個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於左右我願同時盡一句逆耳忠言。縱使發洩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就便成功了，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爲那頂多造成的是殺戮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從心理說，爲了不替說謊者實證，爲了對自已忠實，爲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面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留。

桌鐘吱嗒吱嗒着，時間已晏了。我還可以寫很多很多，但方場的鐘，沉痛地敲了。夜空浮動着遠地的舞樂，讓青年們能享受時先享受罷！小時候，我挾了書包不知走過那座鐘多少趟。它看見過例與殖民地的捷克，它看見過明興前後的捷克，經過八年的淪陷，它也看見了新的捷克，也看見了一個捷克人的死。然而它始終是丁鐺當鐺，鐺當丁丁地敲着。願祖國捷克和時間一樣永恆。祝福捷克人民。

J．瑪薩里克

觀察文摘

論政治上的新病態

原作者：浩然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十四期

軍事失利，政治無能，經濟恐慌，人心皇亂。

『現在中國怎麼搞的這樣糟？還有沒有法子搞得好？』目前恐怕沒有一人不是在想這個問題了。

現在大家談政治的，因為今天太糟了，往往把還像樣的昨日也忘記。我們回想一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國民政府：金融的改革，稅收的整理，交通的建設，國防的準備，內政的革新，軍隊的訓練，教育的推進，那一樣不是皆表現著不斷和迅速的進步？四川和雲南的統一，兩廣事件迅速的解決，一直到西安事變，全國人民對蔣委員長安全之關切，更熱烈的表示出一般人民們國家意識之醒覺，而成就了政治上無比的進步。進一步說，不是有國民政府這幾年間的建設和領導，中國能不能支持往後來艱苦的八年抗戰？我們平心而論，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國民政府裏，不是沒有過貪污案子，但誰曾想到稱之為貪污政府？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國民政府，不但不是無能，翻一翻歷史看，誰能否認它的作為和成就！

今天的國民政府，還是當年的國民政府：不但最高當局，就是他的主要幹部——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那一個不仍是當年的人物？但是就政府的表現而論，就人民對政府的情緒而論，不免使人有舉目全非之感了！

我曾經把現在的中國政治情形，和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相比。其不同的地方，大約可分出下列幾點。

一、經過八年抗戰的損失，兩年內戰的消耗，中國人民的經濟能力，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民衆已大多數成難民，國家還有甚麼力量？

二、因此國家用的公務員，給他們的待遇，不到戰前幾十分之幾。雖然對於房子、食米、和少數日用品，略予配給，但是比實在所需要的，還相差多少？而這些支出，已是國庫所不能負荷的重担，這一點與戰前大不相同了。

三、道德是跟着經濟來的。中國的公務員，十分之九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現在他們的資產已蕩然無存，收入又不足糊口。有機會時，如何能怪他們貪污？而貪污本身又是一個烈性傳染病，經過長期的蔓延，誰又能怪今日貪污之普遍？

四、抗戰八年中，後方和淪陷區的教育，都比較戰前退步。所以現在行政機關裏中下級的新進幹部，他們一般的作事能力，都遠比不上戰前。這自然嚴重地影響到一般的行政效率。

以上四端，也可說是抗戰的必然結果，無法避免的。但是再看：

五、政府中大多數的當局者，經過十餘年來的辛苦和磨練，朝氣和毅力，顯然的皆大為減退。也許是一般環境所逼，他們的表現，也愈來愈不足道。但是奇怪，越是無成績的，越是缺乏朝氣的，他們的政治地位却是越為鞏固：多半是一朝入閣，十年不退。所以拿抗戰前的政府和北洋政府比，執政的多半是少年新進，拿現在的政府和抗戰前比，執政的都是一羣老官僚了，人至於官僚而且老，尚還有何話說

六、但是執政的人，雖然老的多，而政府的機關，新的却不少。中央的部會和府院的附屬機關，省政府的廳處，縣市政府的局會科室，經濟統制的各種機構，大家不妨統計一下，比戰前是增加了多少？各地方的民意機關。是新成立的，各友黨的黨務機構，是新成立的，在老百姓眼裏，還不都是衙門？可是機關愈多，事權愈不統一，管事的人愈多，負責的人愈少，而老百姓無所適從了！

七、和新機關同時增加的，是一些新的制度。甚麼設考制度、人事制度、會計制度、審計制度、統計制度、國庫制度，一來就是由上而下，由內而外，普遍的設置機構，樹立統系。在上方借此安插私人，培養勢力；在下者遇事刁難，以示威權，甚則不免有意要挾，藉圖強制。結果是創立制度愈多，收效愈形落空。遂使『辦會計的成為代做報銷的專家，辦人事的成為主官運用的工具』而談設計的，要今年核定去年前年的工作計劃；談考核的，要外行考核內行，要專員考核部長。抗戰以前，那有這些蹊蹺，那有如此荒唐！

八、比新機關和新制度的產生，還要可怕的，是法令的增加。因為不但隨着每個新的機關，新的制度，必然來一套新的法令；就是舊有的機關，舊有的制度，也是時時刻刻的在那裏製造法令，修改法令。所謂法令如牛毛，所謂朝令夕改，恐怕再沒有過於今日的了。可是法令愈多，人民愈莫明其妙，而衙門裏人的神通亦愈大。政府多公布一種法令，人民就多一層威脅，而貪污官吏就多幾個發財機會，然而法令却正不斷地在增長。

九、還有跟着不斷增長者，就是公務員。現在國家用公務員，彷彿變成了救濟性質。任何機關，差不多都是到處堆滿着一堆無所事事的人。但是他們自已雖無事作，而政府却要設許多機關，用許多人，來管他們的事。人愈多而愈窮，愈窮而愈難裁，愈難裁而愈多，戰前已然，今更為甚。

十、同時人事上系統派別的形成和對立，近年來似乎也高速度地在增長。現在各行政部門中，談起人事問題，那一部門不是各有其清白顯明的系統？一方面彼此傾軋，一方面個個在作清一色。可憐一羣小嘍囉們，入主出奴，非齊即楚，不投靠有什麼辦法。

十一、還有一個最不成玩意的，就是開會。大官開會，小官開會，天天開會，人人開會。所謂開會者有好處，大家爭；有困難，彼此推。發言時個個爭先，負責時人人退後。愈是事情緊急，愈是須要開會，愈是事情複雜，愈是須要開會。一個部長，在一個星期裏要到外邊參加十七八個會算是少的，能在自已衙門看二三十件公事，接見三五個僚屬算是多的。如此政治焉得不停頓，效率焉得不低？

十二、在這各種狀況之下，公事之慢，自然遠勝戰前。本來機關多，制度多，法令多，開會多，公事焉得而不慢？好在辦公事的老爺們，慢了就慢了，毫不在乎，反正倒楣的祇是些老百姓而已。

十三、尤其是衙門內的公事，現在多半也就祇是『公事』：意思就說，祇是公文上的事，而非實際的事。實際的事，解決另有辦法，公文不過祇是另外一層手續罷了。現在為等候公文而着急的，祇是沒用處的老百姓。社會上有辦法的人，那一個用得着什麼公文？現在行政機關所忙的，盡是些紙片工作，與實際政治早已分家了。

十四、還有，抗戰以前，本已有知識份子集中於都市的現象。八年的抗戰，兩年的復員，使此情形更為增加。而勝利以後的經濟政策，一直地以保護資本家既得利益為目的，以致貧的更貧，富的更富，

（下接第十九頁）

啟事

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預約諸君請補郵資

「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出版。最近掛號郵資已漲，航空郵資亦已加價，預約這三本書的讀者，請補繳郵資。（其餘幾本的郵資到五月裏出書以前再通知補繳，因爲下個月的郵資多少，現在還不知道。）最好就請將郵票寄下，但請寄一萬元以上的郵票，一萬元以下的郵票我們不大合用。補寄郵資時，務請註明「叢書訂購單」的號碼，不註明號碼的，我們沒有法子查。希望卽日補下，以便書一出版後就可寄上。

政學罪言	掛號再補一萬五千元	航掛再補五萬元
鄉土中國	掛號再補一萬五千元	航掛再補四萬元
英人法人中國人	掛號再補一萬五千元	航掛再補四萬元

我們現在再將細賬開列如後，俾使讀者明瞭補收資費的實際情形：

掛號部分

掛號費	一萬元
印刷品郵費	四千元
包紮用的牛皮紙	七千元、
包紮用的繩子	一千元

以上共二萬二千元，已收過七千元，故應再補一萬五千元。關於包書用的紙，不是牛皮紙，郵局不收。牛皮紙每張六萬餘元，一張可以包九本書，所以每本書合到七千元。

航掛部分

航空費	每二十公分	七千元
政學罪言	二百公分計七萬元	
其他二書	一百二十公分計四萬二千元	
其他與掛號部分相同		

政學罪言航掛須九萬二千元，已收四萬元，故請再補五萬元。其他兩書，航掛須六萬四千元，已收二萬五千元，故請再補四萬元。

定戶請補郵資（爲減少讀者麻煩起見，決由我們酌扣寄刊，以爲抵補）

郵資一漲價，我們的定戶課便大費手腳。而且這次的「請補郵資」，相當複雜，現在一一說明如左：

從三卷二十四期到這期，航空郵資一共漲過三次：

第一次是二月七日漲的，每份的航空郵資由四千元漲到六千元（外加普通印刷郵資一百二十元）。那時正巧我們徵求定戶，徵求單已印就發出，不好再改。承許多讀者熱心介紹，定戶增加得很多，我們爲報答新舊定戶的熱情起見，所應補加的郵票，都由本社墊貼，不再要求定戶補交，此事已在四卷一期的編者報告中提過。

第二次是三月十二日漲的，每份的航空郵資從六千元漲到一萬元。那時普通郵資，也要漲價，後來普通郵資政府擱了下來，我們想等普通郵資決定漲價後，一併通知定戶，所以那時沒有公告。

第三次。普通郵資終於自四月五日起加價。我們正想通知定戶補交郵資，不料四月六日，航空郵資又漲了，每份自一萬元漲到一萬四千元。我們現在要補收的，就是前面所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以及四月五日漲的普通郵資。這三種合起來，應該補收的郵資如左：

1. 普通掛號者：四卷七期起，每期每份補加七千元。
2. 航空平寄者：四卷三期至六期，每期每份補加四千元。四卷七期起，每期每份補加八千元。
3. 航空掛號者：四卷三期至六期每期每份補加四千元，四卷七期起，每期每份補加一萬五千元。

定戶先生：補收郵資是非常傷腦筋的，在定戶方面，未必計較這一點錢，但就是感到麻煩嚕囌，而在我們一方面，也是頭痛之至，不過我們又不得不補收，否則未免虧貼太多了。我們現在爲使讀者省事起見，請讀者不必補寄，決定由我們按戶酌扣寄刊。不過酌扣寄刊，自然不易一絲一毫的精確，祇能在大體上計算一下，如有小小的出入，還希定戶原諒。（編者）

政府・民情・人心

（上接二頁）

編者先生：國大開幕，南京整頓市容，乞丐都拘留了起來，下關及浦口的難民則一律驅逐，以致發生在蚌埠搶劫的鬧劇。難民在蚌埠搶劫時，祇以食物爲限。其他的東西不拿，可見饑餓所逼，出於無奈。警察也祇好馬馬虎虎，不忍強施暴力，被搶的人徒喚奈何，自認倒楣。這種局面，實在令人嘆息。似乎難民不是「人民」，政府毫不關心，祇求京城之內的太平，不問民間的疾苦，這種政府，怎能叫我們信服。國大開會，鬧哄哄的，秩序之亂，丟醜中外。這些國代，絕大部分都是「酒肉」之間選出來的，但是有人建議捐一百萬元救濟下關難民時，竟然掌聲寥寥，人之自私，一至如此！我覺得國民政府弄到現在的地步，局勢不可不謂嚴重，但何以會弄到如此呢？一句話，就是政府自私，不顧人民。我覺得這幾年來批評國民政府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還是推觀察一卷三期先生所作的一篇「失敗的統治」。在那篇文章中，先生說，政府除了鞏固他的統治權以外，簡直什麼事情都不做。現在大家都說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這話是大錯特錯。單單「三民主義」並不能救中國，要「實行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可是「三民主義」變成了一塊招牌，變成了一句口號，變成了一條標語，只見大家叫，少見大家做。特別是民生方面，二十年來可謂一無成績，所以共產黨揭竿而起，應者四起。假如今日的政府，再不顧到老百姓的生活問題，今日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再如此自私，那末這些人將來狼狽下台，也眞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了。不過這些人咎由自取，沒有什麼可以憐憫的地方，而老百姓如此遭殃，眞是使我們心有不忍。

許少甫　四月三日　南京

總統問題

編者先生：「觀察」四卷四期「國大召開前夕」一文，內述蔣主席可能不出任總統，當時貴刊言之隱約，讀者讀時頗覺懷疑。日來報載蔣主席不願競選總統，始知貴刊前次所言，實有所指。不過蔣主席倒底做不做總統，我們還是很懷疑，這一疑問，非到國大選舉總統後，不能證實。據我看來，目前進行的都是宣傳戰和神經戰，我們還是靜觀爲妙。

陸文興　四月六日　南京

呼籲國內大學增設成都考區

編者先生：成都每年夏天都有很多的考生，去年集中在重慶的考生還不及集中在成都的考生的一半。況且成都夏天的氣候，亦較那酷熱乾燥的沙坪壩好得多。我們渴望今夏國內各大學增設成都考區。

馬汀　劉徵麟　劉源　王叔孝

（上接十八頁）

而使奢侈的都市和凋敝的農村，現代的享受和原始的生產，二者之間的距離，較戰前益加遼遠。這個樣子，政治和經濟如何會有辦法？

以上十端，是政府可以負責的，也應當負責的。驟觀之，它們似乎是現在政治危機的因素，但是詳細觀察，它們卻正是十年來政治設施的結果。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大中國圖書局

總發行 **亞光輿地學社出版·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編製** 之最新各種地圖

優待觀察讀者凡購下列地圖按基本定價二萬五千倍書籍三萬倍一律照八折計算四月三十截止

教科圖

精裝中國地理教科圖	廿六元
平裝中國地理教科圖	廿二元
精裝世界地理教科圖	廿六元
平裝世界地理教科圖	廿二元
本外國地理教科圖	十三元
中國新地圖	七元
世界新地圖	七元
小學標準地理教科圖	五元
中國地理暗射圖	四元
世界地理暗射圖	四元
中華民國全圖	三元四角
世界全圖	三元四角
漢唐盛時疆域圖	三元四角
元清盛時疆域圖	三元四角
中華民國政治區域及交通圖	三元四角
中華民國地形圖	三元四角
中華民國氣候圖	三元四角
中華民國主要農產圖	三元四角
中華民國主要礦產圖	三元四角
中華民國人口分布圖	三元四角

實用圖

精裝中國分省新地圖	廿六元
精裝世界分國新地圖	廿六元
精裝中國分省精圖	十六元
洋裝中國分省精圖	十三元
精裝世界分國精圖	十六元
洋裝世界分國精圖	十三元
精裝袖珍中國分省精圖	十元
洋裝袖珍中國分省精圖	八元
洋裝袖珍中國分省詳圖	七元
精裝袖珍世界分國精圖	十元
洋裝袖珍世界分國精圖	八元
洋裝袖珍世界詳圖	七元

普及本

精裝袖珍中國分省精圖	六元
洋裝袖珍中國分省精圖	四元五角
精裝袖珍世界分國精圖	六元
洋裝袖珍世界分國精圖	四元五角

掛圖

甲種現代中國大地圖	十六元
甲種現代世界大地圖	十六元
乙種現代中國大地圖	七元
乙種現代世界大地圖	七元
丙種中華民國新地圖	三元四角
丙種世界新地圖	三元四角
丁種中華民國新地圖	印製中
丁種世界新地圖	印製中
南洋羣島新地圖	十二元
中韓日形勢圖	二元
中菲越泰形勢圖	二元
華北各省交通詳圖	十元
大中國立體地形圖	十二元

省市圖

東南西南交通詳圖	三元四角
京滬杭甬交通詳圖	三元四角
西北各省詳圖	印製中
東北九省形勢圖	三元四角
浙江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山東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江蘇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安徽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河南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江西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湖南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廣東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廣西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湖北分縣詳圖	二元
山西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陝西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南京市街道詳圖	三元四角
上海市街道詳圖	三元四角
福建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濟南市街道詳圖	三元四角
蘇浙皖三省明細圖	三元四角
台灣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最新海南島詳圖	三元四角
廣州市街道詳圖	十元
河北分縣詳圖	三元四角

國定本教科書

初小國常、算術、各一至八冊
高小國語、公民、算術、歷史、地理、自然各一至四冊
初中國文、公民、算術、代數、幾何、化學、動物、植物、歷史、地理等均已出齊，印有目錄，承索即寄。

民衆文庫

國立編譯館委託印行

第一輯 定價國幣（十種）三元	合訂一冊
第二輯 定價國幣（十種）二元七角	合訂一冊
第三輯 定價國幣（十種）三元三角	合訂一冊
第四輯 定價國幣（十種）三元	合訂一冊

辭典

（布面精裝）五用小辭典	九元
（洋裝）五用小辭典	七元
（布面精裝）寸半本五用小辭典	六元

實用書

圖畫範本（上下冊）	一元二角
看圖識字（上下冊）	八角
英文精選	一元二角
中國政治地理	三元
實用英文修辭學	一元二角
遊美雜記	一元七角

地球儀

甲種每具	國幣五十萬元
乙種每具	國幣二十八萬元

歷史叢書

曹操	一元七角
諸葛亮	一元
關羽	一元
姜維	一元
周瑜	一元
鄧艾	一元

總管理處 上海（〇）四川北路一〇六弄三九號 電話：四五〇九〇 電報掛號：〇六九一
編輯所 同弄五四號 電話：四二九三八
發行所 上海（〇）四川北路八號 電話：四一八六五 四四九四六

全國各大書局文具店均有經售

每冊叁萬元